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習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寒然不甚相可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漁嘗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憚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嗚呼知否不血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為事功



易經卷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之為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
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
堂接鄰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
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
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
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
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
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
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竒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
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令世
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
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
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
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邵而
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
為至也

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友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脩元史
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
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

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
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
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
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
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
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
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
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
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
劉剛撰改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

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
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
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
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
夫同郡宗濂謹序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尚賢

五行志

卷之二

慎習

廣原道

越人對

醫前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紀

井牧

犧尊辨

皇初

二生對

樂善論

羅文質公集叙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勗言

暨後論

書常九成事

禡牙文

書聽香亭集句後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與孔元夫書

紀交

琴釋

原芝

元憲宗諭功臣誥

敬齋說

雲泉釋

荅汪秀才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趙氏合族詩序

義門鄭氏三老圖序

屠先生詩集序

送胡正辭序

古樂府類編序

風水問荅序

諸暨吳氏家慶集序

岳鳴集序

送徐文昭序

黃岩戴氏合族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序

華川集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送陳仲經赴京序

贈楊載序

送祝生歸廣陵序

送張傑夫序

送葉通判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周善長歸省拈蒼序

送袁知州序

送吳思道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

越國公新廟碑

新脩廣濟廟碑

成趣軒記

天機流動軒記

樂道齋記

畏所記

趙氏愚齋記

芳潤齋記

卷之七

義門王氏祠堂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悅親堂記

安樂窩記

滄洲趣軒記

白雲亭記

煮石山房記

樗菴記

為善堂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八

嘉禾頌

瑞竹贊

文官花贊

南極老人贊

怡顏齋銘

處約齋銘

敬身齋銘

無逸齋銘

漢榘題研銘

居易齋銘

尚節齋箴

嚴氏子字辭

褚士文字說跋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章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鄭北山復官誥跋

劉公亮誥命跋

范賢良帖跋

朱侍郎奏藁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東方翔贊跋

懷素墨蹟跋

米南宮書蘭亭契帖跋
胡石塘与王子智書跋

北山紀游摠錄跋

蘇平仲謦言後跋

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賈節婦傳後

書王秉彝傳後

書尊生子傳後

書劉府君墓銘

鄭仲涵像贊

卷之九

謝翺傳

胡義士墓表

譚榮甫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吳季可墓誌銘

卷之十

吊董生文

東征詩

白鹿引

湘筠辭

風雷引

思沂操

長山操

之子于征

南箕長好風

日出照高樹

人生苦偏側

擬古

東望岳城山送友人

趙氏大墓表

何遁山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王子智墓誌銘

憫貞湫文

招鶴辭

少梅賦

于蒸于歌

長清操

越水操

瞻彼日矣

新城頌

冬日何可愛

鬱、孤生桐

維南有佳鞠

示順生

游仙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陳子尚錄事

禊興

卧龍岡觀賈秋壑故第呂梁洪

夜過梁山灤

益清堂為張伯高賦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西村老人隱居

夜宿寶石精舍

京口紀行

南京遇蘇編脩

歸故山

命童

青霞洞天借章公觀石橋

張節婦

桐谷山房

贈鄭生封車

胡仲子集卷第一

衡運

門人同郡劉剛編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
 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開物
 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
 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
 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
 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
 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
 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

陰毳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

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

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廼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

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

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為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瀝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

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
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
仁徒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歆以冠帶治之始
失天下之大執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
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
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為君而不能
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
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
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
鄩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

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
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偽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
耳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
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
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驚
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
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瀕吏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
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
備吾屯衛而帝加羈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
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

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為扶弘義示至公為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遂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隨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為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

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况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為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為令

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為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傳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播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

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
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
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
問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
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
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
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
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
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
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

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
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
秦人以為天下士也瞽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
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
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
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
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
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
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鈎蠅為餌而
投之河海所得者魷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

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
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
而應之於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
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
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
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
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
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
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
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

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之矣未有
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
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
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
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
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
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
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
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
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

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
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
子橫羅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
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為非
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
禹臯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
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
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
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
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
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
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
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
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
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
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
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
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

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
流天下貳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假封君編
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
貧富不均執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
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
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
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
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
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
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無以品蔭其親屬自啓
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
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
耳非有資於畎晦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
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
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
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
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回而不變隋又回之唐有天下遂
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
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晦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
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

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掾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

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執馴致也時敞則法亦敞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天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

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疆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菜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菜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為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

淳鹵數曷潦規偃潞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
入脩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
曷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
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
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
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
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
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
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
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
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
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
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
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
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
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
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
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
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
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

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
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弃其私家之產乎以
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
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
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
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
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
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
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
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

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
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
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
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
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
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
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
長城之役衰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
作曾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
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

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
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
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
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
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
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体國經野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
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執其時又非
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
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
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
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管商之法孰与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
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
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
亦可井也此無它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
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
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

全付畀有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又著為五德修之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極為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与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為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灾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為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

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然類求其應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变而無不脩省者上也回变而克自脩省者次之灾变既形修之而莫知所以脩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灾变並至敗亡随之訖莫脩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杰蛮于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盡涸憲宗以為天

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無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蓋不絕書而妖孽既皆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倣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為五行志云

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水暴出百川逞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赤眚赤祥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青眚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眚白祥

五行五曰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

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
兩土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為黃耆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
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
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
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
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
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

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
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
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
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
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
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
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
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閔宮之詩朱子不取毛
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况杳
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

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
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
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
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
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
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仲子集卷第二

慎習

門人同郡劉剛編

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憊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為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

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執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宗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

帝亦恬不以為意觀高帝命封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柰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為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息意少雖後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

號為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
一試為之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
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
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
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
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
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
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
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以
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

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為冠帶絕
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
倫之對徒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為化也得
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
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
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
以為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為君方之於
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
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

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為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為能盡倫惟王為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為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為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執必昏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

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息蟻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墊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臊蒙以羽草草木而不以為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

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傯之城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同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

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闕市弧矢杆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曰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摠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夫下同

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

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
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
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
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
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
之體也損益啗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
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
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
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
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倚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

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
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
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
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効而非二帝
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
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
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
廷之遜禫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
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

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閔市權衡度量之
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
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
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
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
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
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
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乎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
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
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
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黃乎不廣無以達諸
聖余於道猶望洋也潁川李嶠數顧而談義焉曰昌黎
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有天道焉
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焉有
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揚子曰道者無不
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
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執也隆汙者時也古今天人

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且孰為之方体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為之樞機乎形者自形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色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吐氣者化含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真物固資之人莫不由之父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夫婦由是而別其為夫婦兄弟由是不失其為兄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和鬼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貊由是而服否則叛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

為聖為賢失之者為小人為愚不肖故曰大道易易莫良其趾大道皇皇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則樂之矣欲樂之必先好之欲行之必先知之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於燧珠以蚌而孕金以鑛而產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鼈龜之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於是惟其無形是為原原之始是生天地天地既立是生萬物萬物生生不窮吾莫知其所終反而求之

吾得其要於躬亦曰心焉而已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周是為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理無不具潛天潛地而萬物為之使是為天君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靜虛而動直明睿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之心為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則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為伯故自太皞氏以來訖于孔子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歿或傳或不傳而

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為古古之為今而駸乎老之將至未有聞也敬敬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者補過云尔子幸無惑焉求若先覺者問途焉川流雖微必至於海丘陵雖高不能為岳尚無止於自畫而進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媯仲子居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者其形槁然而癯其容遯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不干

進挾兔園之冊而無徒長視却顧日暮途遠顛寔如也
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為有道之士也固
無有乎尔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望之如雲就
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曰旦與天游衍聖人
也瞬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々卓々如金如玉雖々
肅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事而無方酬酢萬變而
無休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歛而藏之於密鬼神不得
以測其際而况於事物之靡者烏足以怵其外其神常
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而處者久矣宜有
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顛實

如也固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变色道然顧謂毛生曰
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靈二
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
而止矣爍之以暑未幾而憐之以寒肌髮不変者鮮矣
瞽之以色不足而瑱之以聲視聽不変者鮮矣而又遭
世大擾五内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
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晬面如古聖賢者獨立
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弥高而德彌邵者固君
子之所貴也植揣削爪外不足而内有餘者非尋常之可
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為足恃邪毛生敬謝

而退它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者
龍丘丈人朱挑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願為先生貌
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為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
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解衣睥睨之頃悉得
吾鄙樸之真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
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擊
意消其為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於是二
生亦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請歸而問諸龍丘丈人

越人對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

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
巳丑牽牛未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
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穠戴白者靡靡矣雪作
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
乖致異民則何青而降之沴不早而民荒不澇而民饑
輻輳上下变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
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
弭裁兵順豐年送時雨檜崇以告攻說有諱是先王之
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
司脩其禴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

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為也子視世之我其冠袞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棖者容貌瑰竒顧盼生輝閔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

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蝻蝻螟蟲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脩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中物交于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好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人者

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珪累組
身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
賢退不肯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
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魚乎山海良
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魚羔擊鮮列鼎而食縵胡
短後腰弓矢縹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
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
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
則其所取以為樂者未有不為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
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為吾

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
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
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体也會而歸
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
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殺也無不好善斯內
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
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性
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樂取
諸人以為善而况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

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以求之
明以辯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久而自得之矣自得之
則安之矣克克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
乎其有容也孳孳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蓋至是而內外
兩忘矣王君秉彝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
于余余觀君之起家當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
名娛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
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為樂而以聖賢之樂
為樂不以一己之善為善而以天下之善為善余於君
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粵之鍾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逢
萌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致也
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為悟之天乃能自顯于
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鑿別決死生察人之脉與
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孰如馬方之越人
則有間矣越人盡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脉而知病
之所在從其診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向使二
人者無素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亦衆工耳未必若是
之至也然天下之如素君陽慶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

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多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姚法衛之在元魏國工也法衛之子最成伯之孫之才並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及其父奭並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菩提法衛又得之道幼李脩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安向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况後世乎古之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鑿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古之鑿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

與伏乃致離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函人之心寧免為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慎之余客太末更十寒暑矣節宣不得其宜卧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祿養可致善藥亦惟故人衛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毒不除時墳起頤頷間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劑殺之劑疾即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為痰有鄭君明德者偕陸君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倦於拯人之急而陸君之先子子良尤號長者人慕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

失其養六沴于之今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咄畢間
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朘月削神疲質齷計其口耳之
所習莫非僦貸季之流所謂達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
乞身歸養會

國家徵脩元史龜勉執筆以從事歷采方技所載未有
卓：如古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
學恨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
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致
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
形予雖老於此何恙哉回書以論於君作暨統論

羅文質公集叙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顏子之
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
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与之處也猶不能致
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
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
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
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
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
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回文靖而見

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
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
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歿之及論西銘猶不
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
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
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
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
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
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
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

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
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慤不為非
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
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眈其
仁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
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
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
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
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
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

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
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
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
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
回文以求義因述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
墜其家學以寘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
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
存其大要焉

讀喪禮

按儀禮䟽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䟽屨三年

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
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
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
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
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
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
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䟽衰裳齊非若
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
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偽而
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

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

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髻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總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叅之若大袖遮頭

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
非無衰也其衰之下与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
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与髻耳非今遮頭
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筈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尺
猶今釵与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頭亦非制也五禮廢
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齊苴經杖
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冢婦大袖遮頭竹
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于内何啻黃鐘大吕而間以師
延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渚也
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
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筭纚夫纚以黑繒韜
髻賓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
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胡仲子集卷第三

擇術

門人同郡劉剛編

為良而訾其庸者庸者不以為左亦夸其長而訾之二者常角而持不知其歸或乃問於仲子仲子曰吾固弗習也竊聞之禮有鑿師焉終歲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由是觀之上者為良下者為庸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滕口說世莫能揜拉大公問者曰是猶惑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備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治和緩扁鵲天下之善鑿

古仁子集卷三十一
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退而走矣遇晉侯之疾雖欲治之而不可為矣不可為者十遇而十負不遇乃幸耳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求之不得既而病卧就枕慄而寒焯而熱頭岑岑痛甚召鑿視之醫者為劑投之如覆杯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戈舂黍緩不救於餒也又恬若不與吾事者故三易鑿而莫能起乃謂于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脉之候以為外邪相攻薄于腠理臟氣不平弗納穀水於是而剛陽升其熱熾汗既不及下則太遽經曰熱者寒之溫者清之又曰或緩或急或燥或潤以所利而行之此其法也治當如之治凡

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焉病少却陽証為毒癰發于頤突如疣贅面腫体羸飲食不下咽甚艱且危君與瘍鑿來視瘍決其外君固其內審證措劑猶日一至焉凡四月而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於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今虞有疾彼嘻嘻誤汝之生者非庸也邪此肫肫起汝之死者非良也邪與權良鑿也汝荷其賜踰丘山之重乃欲以芒忽之微挽之邪不可也仲子愕而悟尋告于嘗有問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王文憲公拍之諸孫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之鑿趙人之急不規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已恒平其施故

與權以是行于州里貧賤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間不知爵祿之為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臻是乎仲子趨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韓康宋清之為人以與權之事觀之非過也苟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疾痛哉即令有之容有不瘳者乎獨何為而不知出此也

紀交

和陽王仲良性炳烈不娒娒為小謹避兵渡江自吳走越又自越至婺間関千數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恒負氣忼慨人以是不欲親之余以為淮楚俗固如此久而得

其為學蓋出於李晉仲陳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說晉仲之文行最余所敬者君莫不盡扣而傳焉渡江之初歲大疫死者相藉骨肉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僦屋以居侍醫藥給喪事悉身任之由是其父亦歿於疫遂葬江寧唯一姪自從熒如也所至邑里諸生從問學教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忤焉即治之擯之投袂去之館人無少長趨事唯謹嘗論王伯大略當世利鈍得失顧所親曰後當如是如是聞者意頗不合浦陽有山曰石門險阻可依嘗率其友至山中回翔周覽慨然欲為田疇之事居民數十家皆惟怯農家子

遂去之一日在郡郭聞諜報有警人情洶甚君從容相
過輒曰事急死生共之吾當為故人留留三日別余而
東後復有警東南之事莫不歷歷如君言余每為之太息
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執耳徵逐慕悅於一時而反
眼不相識者接跡於天下誠以執利不常有故也於是
有相靡以術者然亦不能不窮於是激於義者如戰
國之公子解驂委輅於屠肆之中舉夫抱閨鼓刀之人
加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若甚烈也然不過
欲得其用以身下之彼亦不顧而以身許之耳豈道也
哉予故與君皆布衣也相去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幸
而遇之悉心委跡不知於道合焉否也唯不以貧賤動
其心不以禍亂沮其氣終始一節而皎乎霜日者固翰
之所願託交也作紀交君名宗顯嘗以明經中鄉舉仲
良其字也

勛言

士之相與苟愛之也則必勛之譽之者過也苟敬之也
則必儀之譽之者亦過也非沒人之善也道如斯而已
矣故敬而儀之者自進於道也愛而勛之者進人於道
也道苟至矣人不我售何患哉邵生某峴然秀出吾里
中余見之未嘗不愛焉生讀書好方技能以天地之支

于出入五行之間推人之休咎通塞脩短譽之者喙相
鼓也而余不能通之建祿勾絞之法稽之魯莊公秦始
皇漢武帝類多不驗人固有詆之者矣古之有道者清
明在躬前事以知來物隋唐之際孫思邈一隱耳嘗云
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又謂盧詹事位當方伯
吾孫且事之時孫溥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可得
論哉世亦不復知矣則凡遇之休咎也通塞也脩短也
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
如彼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夫亦為其所當然者而已
矣積善於小不在大神疑於專不在多生因余言而勗
之求若古人而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媯仲子學琴于東峴之叟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
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
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
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攬而醜之
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
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
有六日為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准之五弦宮商

角徵羽大弦寬而溫小弦清廉而不亂故宮為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弦之外為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為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為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為五加二為七蔡邕益之為九弦孫登損之為一弦由一衍之為二儀由十倍之為二十者有之以為好事者之過而二十七弦之離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離後世迭為損益益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

載雖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相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遷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洸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揚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况聲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崖巨壑原原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湃沓澠放乎江河之間澌乎春容而自得其遇大壑

批大竅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小者砒然聽不可
極若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鴻濛廣
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蕩摩其變
也霽然外陰閉而內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
動乎九地輻而磕々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邪
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憚皞緩而
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唯殺不憚懣其情深其
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乎颯々乎非風非霆非
水非石此何聲也惡得而爲諸客竦而聽俯而乍卑陬
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子悲子之無儀子去
之千歲其人何栖栖子流水之湯子曾不濡我裳子去
之千歲其人黯且長子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氏原百病之消息本
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不世
出其知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焉飢寒
於我而衣食之民焉爭奪於我而宰制之民焉冥頑推
魯於我而開道之民焉顛連蕩析於我而拊摩之可謂
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冥感其
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內疢疾生焉聖人隱之於是而

制為鑿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沉綿之中
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柰何上工恒鮮而粗
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欲探聖人之用心是
猶以焦僥而舉烏獲之任必不勝矣間有款啓之見則
又惟利之規緩急不足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
廷多卑隱於鑿墜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即
今儒者俛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涼乎必不然矣余久
客太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勤衛生家二三君子不以老
而棄余交進其能鄭君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距余舍
館最近緩急即以告不問昏莫寒暑即趨而至余以高
年長者不欲數勤之則致其二子焉故廷玉過從久而
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卧病邪熱傳於
腠理痛貫胷脇表不解中復自利不食者十有三日善
鑿者咸為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能無弗協而措療則廷
王任之日饋藥不怠酬以直輒謝不受古所謂骨而肉
之者余德其賜豈有已乎明年別歸金華金華之以鑿
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牧山中遇有疾去城府遠不
能即致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於是益念太末多君
子千戶張侯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王侯即愈
廷王過余山中道舊故則其翁沒矣其兄弟無恙聲益

藉甚會余弟之子祥感竒疾變而為疴久將為瘵衆工治之支綴朝夕遂命其來拜廷玉于庭廷玉矚之灸以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來見步能趨啖能健撫視之壯一男子也回念廷玉之為術豈惟太末推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於濟天下者不居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退而在下不能衣食民之飢寒宰制民之爭奪開道拊摩民之椎魯顛連得一術而工之紆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悅矣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悅矣是父兄由吾而益薦於慈愛子弟由吾而益薦於孝敬其利澤豈直起死衛生

沾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為教不是過也沂聖人之心不相遠也吾於廷玉雖欲不軒而輕之獨能忘情乎廷玉幸毋曰韓伯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為左券

原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適香溪過故人陳如珪之舊隱觀瑞芝焉朱莖紫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之豹山之先瑩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燁也見者異之有語於旁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源靈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為而生乎余曰古者瑤光得則元芝出天道遠吾未之能

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泥也漢唐以來其見於甘泉之宮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大同壽昌之柱者間乃有之宋祥符之間山林所產州郡所進登于龍圖出賜輔臣合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侔要之皆瑞應也仁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之如珪不過一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以為國家之瑞乎則不產於齋宮殿廷不出於名山奧壤而于如珪之先塋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故雖正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獲神明之貺於是叶氣臻焉嘉生應焉不根而茁不植而敷發為光華鬱為休楨所以昭孝感也如珪往時與余東西隣其母高年與余妣余祖妣相好也而如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能養而敬殊非閭閻年少未嘗不槩於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珪徙家香溪之東而余從事四方之後間相見鄉郡中則先世漫不可追吾二人亦不知其老甚矣嘗為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求余文余諾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然後知其不我欺也雖其純孝之行未周及於人之視聽而天蓋灼有攸徵矣

余觀前代所紀諸福靈瑞之物殆不一焉詩詠之史書之將以傳信於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何也人情好吉而惡凶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傳會夸詡以訛亂真不悟其非耳今如珪之事則余與邑人並觀熟察非傳會也播而傳之無媿辭也然不敢歸美國家因宋人張孝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冀寧陽曲人以郡史舉察為廉訪司書吏居越部人嚴憚之為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

成處守焉嘉奴掎取民財物善迎合上官意民以賕告上官置不問輒捕治盡破其家威虐益橫甚衆側目懼禍莫復敢言狀至正中憲副張彥遠將按部選吏以九成從九成至處首發其賕事若干緡窮治一無所避聞者無遠近咸快於心獨嘗任上官不問者憮然既去語他使者於是以致九成專柄且私於富人九成鬱不自得以疾乞免未幾它吏民為九成所按者亦乘間煽為誣構而九成已客死錢唐後二年其友魏思敬傷九成之死為余言頃自錢唐出金陵金陵人言常君死者猶詈之則天下不知其冤者多矣而不詈者蓋少是君無

以瞑其目於地下意望余言以洒之余觀九成眇丈夫
耳及聞其處州事頗壯之是時天盛雪寒氣始肅劉君
伯善好義士也乃託物相率賦詩今思敬之意不異劉
君雖翰也與奕不足以知九成第令盡如此於職何負
因念有司汗暴盡繩以法將弗勝不繩為患滋甚取其
尤治之庶幾懲一戒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為世容則
吏獨有與時浮湛耳國家置耳目之官以監群有司職
固如是邪不然則剛者必折其有不若九成者邪九成
既罹謗不幸而死繼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果
足徵邪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恚憤氣上攻
目歐血而卒河東山川風氣適勁固其宜也因論次其
事以遺思敬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諭功臣誥

汝高祖杰老溫愷杰暨汝祖掬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
著勞効惟朕皇祖實褒嘉之汝祖忙可撒爾自其幼時
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暨朕討芝翰羅思阿速
別里欽察吾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道攻城野戰
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欲得於心
惟朕言是用脩我邦憲治我蒐田輯我國家罔不成又
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比私

故朕皇妣迨朕昆弟罔不嘉賴邦之老臣宿將耆舊罔不嚴畏錄其勲勞命為札魯忽志治朕皇考受民布昭大公以卞獄慎民爰作朕股肱耳目衆無譁言朕聽以安自時厥後察哈台以阿哈之孫定宗闔出之子及其臣民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格者以告于朕忙可撒爾肅將大旅以遏亂略石烈門按杰台謀是用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俾訊治之忙可撒爾將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俾治也速不里獄亦克比于法惟爾脫歡杰自朕用尔父用法不阿兄弟親媼咸麗于憲今衆罔不懃曰尔亦不有死邪莫不有懃志尔父雖死

朕萬不忘亦惟汝圖厥終肆朕訓汝尔克明時朕言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咎能用朕言則不墜尔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仇汝伺汝間汝懃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則殆哉汝於朕志勿慎繹之汝則有咎克慎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間伺汝慢汝懃汝者矣汝亦永建乃家汝祖汝父無替厥祀

此誥見元史忙可撒爾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尔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華削焉

禡牙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澗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
潔牲禡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与戎凡我有衆罔
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
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
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越端
闡搃干東裔列城効順羣醜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
共共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睽睽萬目具
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拍不披薄海內外日所出入愴其
於鑠罔不震龍警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

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膾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
尚永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
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夏侯最久方在太末諸將莫不以馳馬試劍
為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習為禮讓及鎮金華
屢從征伐平大敵進秩為國蕃屏余間率鄉人款謁
其間侯望見即肅容以入相与進退言論未嘗變其初
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辭璩君之歲
其受教於君子非貌也固知所養矣古之言敬者以余

所聞其大要有三焉。自其潛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虔若大賓，大祭非僻之念弗萌於中，怠慢之氣弗設於體，此持敬也。慎之而無不至，踐之而罔不實，以天命自度，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此克敬也。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其兢兢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此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居敬，曰持敬，余以上焉者為聖敬，其次莫如克敬，又其次為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內外，徹乎上下而有是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是不敏，日惴惴于心，因戾之字附

著二君之末，簡戾有近仁之質，致遠之志，將階而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咏梅者，以為聽香亭集句，客有詰之者，以香惡乎聽而詩惡在乎集也，用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惑乎柏軒，更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苟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亦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鬼矣，而原父重請於媯仲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觀於山之羣木，霜

露既降榮者變衰、者搖落其皜然而持妍瑩然而有
韻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
萬熒的皪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邪姑射邪起而
視瞑而坐噫氣鼓而芬芳發虛徐而來悠揚而逝澹而
不穠微而不烈冉、歛、觸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
候焉而襲人洒焉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
為耳、之為目果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為性
性之為真果有待於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
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為今、之為古也
何遜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碩凡作者之殘膏

賸馥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和探其
精而玩其贖矣陰陽相為消息陰為冬為殺陽為春為
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為生其孰權輿是乎古所
謂太極之妙者亦不能已者乎固無聲無臭矣而全
體豈不呈露乎子之亭亦_有是哉試取集句誦之以余
言求之其亦_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柏軒叟其亦_有合
乎否也且迥然重為我解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
嘗觀于雲泉油然而起圍然而行徘徊乎山澤之間彌

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為象者此非雲也耶源：而來混：而流滔：汨：不舍晝夜行乎澗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瀆漢疏淪聽之而成聲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升而上或趨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徧兩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豈嘗有意於其間哉常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如斯而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身兼富貴佐輔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居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為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蹈

幽人處子之節愧於雲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有也物皆我有而不至於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於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為日月震之為雷霆變之為風雨高之為山岳深之為河海微之為昆蟲草木為名器制度雖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撫而有之衽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得其理也然則若雲泉者其可

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康公也公入佐天子出掌憲度後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三而一之者也余嘗慕其為人而識其容陳子尚因為之言如此庶亦雲泉之徒也耶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槩于心也此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

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卿大夫遂以適士為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

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宗儒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

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旦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䟽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逾則僕雖不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為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為本進脩以古人為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寔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与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為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茲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已事相告者豈一鄉

一邑一郭之人皆憧：挈：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
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
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
顛見之懷与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
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
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人之
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
之言甚勞也朝氣之氣弥宇宙而薄光景眩洋易位非
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
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
心其意斷可識矣又况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
与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指焉
自揣其不可揚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
不加省其願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
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
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
正學告我：安得不以正學相与言之至於可否意猶
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
先生乎儻以余言為過幸從而質之曰鄭生還輒布其
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夏獲望風采接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心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為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在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緯獻替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

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為苟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黜陟之柄下視諸生猶故莠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辟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為磊落明白則僕之於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志以偃蹇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問學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顧惟孱弱多病中年屢

更憂患顛頤發一癰出膿血數斗卧而呻吟者數月親友不忍其即死力治之始愈支綴視息已近廢人口輔偏哆齒牙搖落筋脉如中風狀出言蹇澁舉食久乃下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變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內溢邪襲於外自腰及髀遂成重腿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間若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頤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

閣下視僕如此以為於世何如也往歲

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

主上退謁今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濶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弃耳承乏既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目眵視短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叙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就緒學業惛弛莫此為甚今年士人家見錄至公文仕宦及閑良人才殘疾老病者容其乞身

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閣下持節再蒞東浙則又益喜庶
其陳列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
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莖獨衰
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
与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忼
慨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
幸察其悽、之心有非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
亦可哀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閣
閣下者哉天地鬼神寔監臨之閣下為時求才宜亦為
時保養人才可也夫壯而學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况加以衰病何惜而不曲全之也人苦不自知以鄧
仲華之才自揆不過郡文學耳也何人敢有過望才
薄而用大力小而任重古人所戒又况有大不可者存
焉



古今圖書集成卷三十四

胡仲子集卷第四

歷代易覽序

門人同郡劉剛編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授余讀之始
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因革人物
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鈔金匱石室
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迺為之叙曰史之為書自
左氏內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體常並行
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體之外或綜括以成一
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備其義例不
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既

修資治通鑑患夫載藉浩博未易遍閱迺約之為舉要曆又約之為歷年圖又折其中為稽古錄其言曰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今本初是編猶溫國之意也溫國諸書今刊行民間者唯通鑑耳其它蓋不多見雖袁樞之節要陳傅良之本末亦僅有存者余每惜之韋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殫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藉哉古之學者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不復攷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學也豈著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進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邃於春秋其傳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

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矣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感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

體有美有刺有心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閔雝麟趾則鵲巢駟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鏡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

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璧積曾不能希列國
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
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
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
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
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怡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
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盖有
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
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
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
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
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卷九章盖太昊軒轅氏所
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
之而尤數在當時猶一藝尔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
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
於是其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
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
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

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
其變以至稟稅積幕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
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
程一度銖：而乘之銖：而除之寸：而乘之寸：而
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
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
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
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
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
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
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
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
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
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
準遐迩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北京正載
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
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
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
之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
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

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聞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隕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

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回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

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薦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筭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願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壁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揚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喟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稷取帚遽有德色諄語以相夷

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家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少息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杖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者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妣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范先生曰今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妣友又次為妣誠其先人弃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妣友既買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先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繫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屬之必大譴大何入於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罰以繩削之苟不至是孰哉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所歸姻友不加詰問里不見讓以

是為固然耳則今對友之是舉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彝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訖蔑如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為法以斯人者為戒則先生之言傳信於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為趙氏合族詩叙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難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群羣而居者莫親於父子次則夫

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之間備矣君師者治之昭德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於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喻之以道教之以正睦之以恩閑之以禮且懼其相夷也相瘡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過積至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恒在乎骨肉之間能率一家之衆為孝友之行無有間言者吾見亦難矣桂戾自越來迺為余誦其鄉人吳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

又遷于諸暨之孝義里世載厥美萃于後昆則有筠西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為義調人之急如弗及人以長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康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于外竣而反命則率其諸孫錕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致謹曰吾翁之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肅始生賀客趨至翁坐堂上姆抱肅見客頷瞻咨嗟咸起為壽其事可繪而傳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按行境上必以禮就見國家有造之初樂公鳳來署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書喻意若將憮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

方之士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由是益亢其宗未為無所繫願昇一言以叙之嗟夫人常以家為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遠千里之途並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間登翁之堂如鄭氏相與之親且久而桂侯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祿民戴其耳目以視聽處勢重矣又有國之政刑在焉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於古者何哉桂侯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敷于吾郡必知余言非厲天下亦因孝以勸忠焉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逮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
所見者五世焉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
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年伯陽
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
康人以為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為三老圖仲舒以書遺
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朴於言
語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曷取而圖諸
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脩敬愛以堅晚節則
所願耳幸有以激其衰懦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
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子何慙乎真元之氣人
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
而保其全又鮮也而况於克昌厥後益又鮮矣故古之
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綏之以多福焉故其詩曰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
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
以為未盡其期望之心焉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
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
膺之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畀於人氣之所
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

鍾其粹際其會矣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黃人稱之為四黃四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蓋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厚矣當天下改物之初伯陽偪處疆場一彼一此敵常利之有乘間之心仲舒遠仕邦土遭世傾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詎虞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弟、怡、愉、不待爵祿而多福綏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蟄其未艾則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遙山阿優游畢世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欲乎猶諸

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益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閭而趨采僂華之芝酌麟溪之酒合群從取詩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論諸子小鄭真故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客否

缶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

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之載賡之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李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李迪日與之處曾不挽馬頰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澁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々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卞絲聲哀而立簾竹聲濫而立會鞀鼓之聲謹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李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已也而曾子歌之焱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李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懂々徃來

朋從尔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李迪由是
求之其於道也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閑習為吏黃
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勉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
夷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
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
為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
人則四方之游士數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
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黃公當朝

公鄉大夫著聲譽者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
後人尚弥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
然而蒐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照
而枚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厭於心
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
有司取一教官及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
怫悱憂思忼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
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于婺俱且老矣
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
射命中矣余聞之慙甚先生其誅我耶先生既沒余与

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
次成帙徵為之叙今仲敬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
辭之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於聲
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
先生春容密粟得之自然時涉恢竒不失乎當能發古
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
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
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
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己之謂也不正乎己
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
自秦漢始賈誼深詆之為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為
務不知政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
字者不得為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
趣簡便而不苟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况於古
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
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矣業成起家為吏大府數歲
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顏孝子
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勾稽簿領之外

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已不可也故鄉人嘉其行而翰為之序

送胡正辭叙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為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伍或不願也即有願為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為之猶不願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於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冀得祿以養自越來吾婺居歲餘去補吏台郡戒行李有日薦紳交游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固宗人也迺曰正辭是行也人將以為榮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蘄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殆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合上官為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稅民為諸生習也郡縣久苦刀筆吏苛詐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循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為吏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千石則吾宗人所望也

黃巖戴氏合族詩叙

黃巖戴志道積貳為靈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

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
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
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
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
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
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
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
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
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
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
為睽水在地上其執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
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
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嚙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
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
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
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
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輒弃去不
暇顧男女剪為倖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
漸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
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漸盡者蓋有以也夫猥猥天

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
善人君子天寔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
之亂而卒保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
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宦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
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薦於孝敬友愛
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
迤之始也登之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消之流
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
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
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為申令以風示海內婺之浦江於是
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
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于天下矣予獨以予之
知鄭氏將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
其二老人順鄉嚴重慎舉動達鄉侗儻不為邊幅然怡
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
夕出告入面随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
揖讓升降不敢離尺寸予處其尊幼親疏問既久耳之
所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族聚而同釜黹者已數

世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
今其義問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節死生葬祭有其
禮相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屋義阡以處凡疏遠之
屬設廩拯災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蠲
復之令優澤又加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
人壽而達卿已不可作順卿高年耆德固無恙而予獨
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贊風美
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為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徵
諸隋唐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興王丕李自倫之
流庶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夫予故
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茲為稱
其亦風示之意云爾乃歌曰

嬋媯鄭氏族大以蕃既蕃且同義問彌敦思印祖父自
躬載德有田連、有廬翼、以播以祀以脩以歲以貽
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其後如雨
肅雖孝友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服以世降息
則罔竭毋傷樹荆永懷瓜瓞乾糶之愆由小失大不見
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曰居曰歲有阡有
屋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荐荒我寧弗輸浦陽之江

其流瀾，高門有閱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于曾永
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第五

心學圖說序

門人同郡劉剛編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彥淵之所著也彥淵之學務
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
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三復而不能已猶未
釋然乃詎諸彥淵氏上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微意蓋
有在矣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宰乎五
官統乎性情經緯乎萬事其為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
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於形危於欲而構於物風波之
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冥冥之中獨見曉者

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過中失正，惡外物之慮，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皆幻也。以有為之法，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祇自私耳。雖曰氣合於神，合於無，吾心齋也，無念無住，一超頓悟，吾明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又與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彥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通昔不寐，吾懼其去吾門墻而為斯人之歸也。顧乃張皇幽眇，致極高廣，上泝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否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邵子曰：心為太極。

陸子曰：宇宙分事，即吾分事。吾分事，即宇宙分事。其亦有得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亦有出於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苟自得之，揔方而議可也。橫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而已。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以至於觀不至，易矣。以至於觀至，則難也。若余者，固秦逢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於壯，未嘗不學。即物以窮理，則未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克也。而况元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之孰從而它求之，且成心未忘也。蟬食經傳間，以至於

衰且老猶紛如也罔如也觀於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
駭且疑乎彥淵氏其將鍼砭我乎將授我以天地之鑿
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
有不在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為
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
耕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

初非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嫠為稱首則是數君
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中朝於是淪謝
始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
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自吳踰淮沂黃河而
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訖無所遇合儼然布衣
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
不稱誦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
質其所業公不以為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
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愧意銳欲追及之其後
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

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虵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雜乎並奏而天韻逸發也余亟讀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摧敗身蹈死地翦為俘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為天苟使之遇合而措諸行事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於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為天下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持達好士雖身處顯宦而所至延訪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淞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

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構亂淮南當其衝遂起公衰經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場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須髮浸白貌加瘠耳聽其言論自分与城存亡决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為書薦之達官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曰澍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公之言為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人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貴之彼以為玉故也使知其非

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廩以蒿荻趙人藪而試之箇籥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箇籥故也使若楚之多箇籥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虞公之推予有甚於平生知己者思燕石与趙之苦楚不足為世重終敗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在其門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為於世進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混其跡庸衆之中挈挈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轅將南而今反北其旆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師成

導余公之友也嘗以直道讜言忤柄臣於威燄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友盍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栝蒼陳仲經將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為之請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鑿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否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

固善鑿也余於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推人之百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以脾胃為主其用謹於內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鑿視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鑿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它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投其劑亦不愈母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脅皆痛甚七日而氣滿鑿視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鑿猶恬而視之耳此余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

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外傷淫邪而
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學者槩以淫
邪積滯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
往。而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
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
脉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
見於右。主裏故氣口脉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
則再倍大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得其
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脉固有不能盡明者
矣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為脉
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由今視之胤宗
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應捷於
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豈不庶
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之請也告之
以余所見者欲其慎之也仲經誠審於脉而又慎之則
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在翰林雅善推轂士仲經往矣
吾見戶外之屨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拾諭日本自海上至未
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

古介子集卷五 七
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後載入貢道里
所經余復見于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
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
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
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
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
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
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
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
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
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
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
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

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
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
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
何所負也竊未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
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
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
啗而甘之鮮不衄於利者使載不衄於利則奉天威命

安往而不濟苟劬於利則雖竒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軌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它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鵞湖會集而議論往來是非抵牾至不能挈而合之則欲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沒國家混一

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氏不著為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頽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漸盡雖其說之存者蓋亦無幾矣獨為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來不乏其人世雖欲舍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奧恒思就其人問焉故虔州錄事鄭復初先生嘗為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來見者余匍匐釋杖而出望見冠服若不肅即而与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即世矣因述其行已之既

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為已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其門人危素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為興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苟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固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為詳殆其支餘耳地理家者夸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貲而元暉見利不苟趨見不可不苟就漸濡世澤猶不失為儒家子余聞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丘類若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秘耳願聞子從父所紹於陸氏者可乎余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聞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視其文章不在子從父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者其言如此且翹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它日其有以語我來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始辱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師祝彥明氏來告曰行者必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也張君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車馬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

余聞之矍然蓋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賜姓受氏
揆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
祭必燕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俾紀諸盛美受命既久
訖以衰憊不果荅君之旣微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
黽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為難其好
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敢
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
為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
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子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
舉簞食勺飲授之即黧瘠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
憚而不亟拯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
冢往踐其任幸為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緹油之屏朝廷
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漢故
事願勉旃毋自處黃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槐梓之陰相接
馨欬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牘退即從容與諸生
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
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仁
於民者群耳目不可塗也竊韋承君子之光在詩有之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驪駒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
美邛公也蒿蒿周人所以賜申伯也託物造端婉而可
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海上食祿于衢即其山
川風土之勝以摠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
賦之既而成章屬余叙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
而集焉取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為其志沾沾自足於
是則末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
合衆得千百人願為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
帥執狐疑之心不決卒養虎自遺言者至今扼腕此其
人為如何邪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母久處
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 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
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

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先生既蒞職致請于 朝俾歸
省先墓之在金華者迺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
將行內自京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願
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衰

病將別猶不能已其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之願故知者効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後事吾儒求其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周之風乎

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胄子為先務先生在 皇宮歷年既久啓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

成均優渥之恩特達之遇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是以致之而無忝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輝明兩之間自視無它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帝王經緯天人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酒簋二用缶者翰也昔嘗受之先師而存仁獨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它日以為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

蘇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公泰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甚叙故舊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至婺俾持示余且徵會焉余於公無能為役其見察殆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回識公之未間後四年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州壯而美髯漫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余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抵余舍言論移日以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

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為焉而無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至焉也兼是數者輿望屬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為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為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騤騤周道倭

月中之集卷之二十一

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思廢公義乎無私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將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倭遲者矣袁戾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群輩岨

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凜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於人亦然不幸而罹世草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內雖多故民猶晏也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唐夜與貢公共談以吳集彙命余叙之意謂吳集以取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為文學掾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之家學者乎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其能潔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家

玉樹盡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巳冬
十月叙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寘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
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彥鮮
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來謂余曰袁侯行有日矣
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
貴於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
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
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恒懸於長之賢否由是

起亦邦之彥也子恭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顧徘徊
由翠微之顛下憇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為樂懷王鄭復
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洎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
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
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為異
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
之他郡凋瘵滋甚願凡朋類多賓客游士客有吳思道
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為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
而翱翔諸公間固久為余言其事歷；如在眉睫余思
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多豈不猶幸

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
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職阨於卑窶郡邑鮮
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余而別因述夫
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
恒而不知變則浚恒也知變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浚則
困振則凶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子風聖人乘乎時天
將啓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黃旗
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為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蟬食
經傳搗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
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
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
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
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
曰仙集棟宇皆已剝墜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
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
亘通趾頂皆石蝓如蝮竦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
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
汎木葉墟徐漫衍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

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顛徐霖游釣諸名
輩往、可識其它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
古侍者行酒、數行已余与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
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地行野中東南
諸峯矗立蒼翠掩霽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
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
悵然有懷質与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關逢執徐之歲有
晋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与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
記



胡仲子集卷第六

孔氏家廟碑

門生同郡劉剛編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必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祔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草益圯壞不治已亥秋

焉及子言念伊始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三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魯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士覺既長其家於是益圖亢其宗焉迺奉諸禮旁采近制定為規則凡敬先務本悖禮厚生睦族卹眾吉凶之際鉅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盡其慮不忘造次既成帥其子姓而躬踐之致慤致愛協于人心公聽並觀咸喏、稱頌父老僉謀以為

皇明肇修人紀崇教化將与天地同流州里之民如王

氏者寔化育之所陶甄宜從令典旌表願以天下之大不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值太平之盛不可無以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固謝曰吾何善而父老過為軒輊將亦惟吾宗祏是賴昔吾鳳林之族甚蕃其別出金華者為文定公季海散處濠梁者為忠惠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起實來遷于是則忠惠之大父也雖同所自出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不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淳朴之風代相纂承暨吾祖吾父不越一迤吾父德輝性尤勤儉然推其贏好為義事棄諸孤之日誓言當法吾勤儉合食共處當如

吾在時始麟溪鄭氏吾兄弟無所肖似夙夜祇惕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禮曰人道親也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子夫婦兄弟、篤於孝慈和敬者常道也尊、親、合其本支施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吾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裸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父老益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而天下為公大道隱而天下為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風

俗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勅而後博帝降而王六
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也則表倡之而有不率者矣防
範之而有莫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踐之
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廡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固移風
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寵一夫而榮一家將以一夫一家
而為天下億兆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積陽於南
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有國以來未有
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
皇家之興寔符之

皇上建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
道德同風俗方恢有虞成周之化凡在涵煦苟有知識
靡不有孚顯若况畿甸之內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
不應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臻哉蓋天地之
氣化

國家之聲教有以啓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
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它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
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
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以
小廉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邵庵虞公嘗作頌以美
義門鄭氏王鄭東西鄰也願有述焉庶幾勸之以九歌

之義乃為之頌曰

皇帝受命靈承于旅奮其神武汎掃海宇監觀下民久
失其馭五典不惇九法攸斁乃建有極麗乎中正再造
人倫以立民命聲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
疾矧茲奧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目耳孰不興起
薰為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迩邠
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異亦鄭
之儷今也其昌然、而長曾孫其良肅、是將曰父而
父曰子而子夫、婦、無非無是兄、弟、何彼何此
厥心懌、并如一已厥從如雨聿來率俾享祀以時饗

膳孔宜崇我孝思百尔不虧顧瞻有則戒慎無私惠我
宗姪及彼比閭歲凶不飢訟寢而愉何以俾之孝友所
勇嗟、孝友惟德之基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愉
道隱而微比屋鮮封諄語相夷橫流方潰有是表儀萬
哉尔祖慶無不延卓尔曾孫纂之惟艱為父為母保佑
自天、啓

皇明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亢尔宗則大尔
閔大公之世何泚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
視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叅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
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于
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
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
特贈光祿大夫湖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叙述厥勞哀
悼懇至罔有傳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
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 眷遇列備我行
自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

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毗陵西南拔宣歙以及
睦州由睦而東婺為巨鎮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天
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
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
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叅大政被
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莫得其
死力耳故雖劊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流
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
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
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

是則天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無復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千嬖之人以焜耀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日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騫一世其氣發揚于上宜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於夢見之鏡而長身毅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

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江左淝東決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丞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者定尔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虜臣桓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邁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瀆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兼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

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
城不墮去宇斯拓自西徂東瀾水洋洋公來制閩于睦
之彊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烏
章弓矢爰斯背德者誅歸斯用滅邦有螟蟻公則是取
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不饑由公我哺不扎不瘡由
公我祛公之於婺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
瘠獍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
耄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共斯不忘
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以嘉
迺有德泊乃丕績曰惟大丞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

伊闕

皇命使臣韋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
然冷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
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
世

新脩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為烏龍轟起江上蘄然高偉侈然剝施
而下環屬地中其西南為郡城未至郡二里有祠翼然
負山而蔭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俗
稱護境王紹興徙都臨安勅加某爵郡守吏至者既視

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為民祈請著為恒典如古秩禮
王師東下今行省右丞李公思本率將士首克郡城大
脩山川之祀擊羊豕謁拜祠下士卒委心易慮往來賽
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之歲公在鎮蓋六年
矣恩威流布竟內又安人民和會神貺屢昭而公每將
事則潔清祇慎不急不瀆如厥初願惟廟之木石丹漆
黝堊歷歲滋久摧朽剝泐將葺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
利乃飾廟像加粉采焉明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麾
下劉潮董之於是摧朽者易以堅良剝泐者施之塗斲
而凡門廡宮寢未兩月而魏峩炳耀鬼人目矣神妥其
靈人用禮享而公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
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諭于翰曰事神
吾職也曷足紀乎唯神所以專佑茲土則靡敢忘初吾
之至民始按堵諸苗在抗其帥揚某率之以襲我城不
利退屯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顧若有追者颯山谷間
遂驚擾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
守者告急吾搃騎卒赴援嘗禱于廟是夕廟旁居民聞
人馬戛札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覆其衆而殪之
龍潭之上非神与有力則一介甲冑疇克以濟故凡旱
澇之變災厲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

此非徼福我躬神宴寧之其尚敢忘翰聞而避之天下
各山川自五岳九鎮以降能出雲為風雨阜民財用者
郡邑皆得如望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丞祀
之今山川之神往以是著聲靈宇宙間若神之事由
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過矣乎易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信且順天人應之矣况
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

國愛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于公告于父老而書之石
神蓋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之故幽明之辨具宋章
岷郭磊卿碑茲不復述取古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

俾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予肅以風寒將降予玄宮威靈憺予有共般要
眇予無窮攘羣教予東表阜百穀予西灑承魏予祚
明德惟下民是冒右迎神神湏搖予安留忽而去予上
浮望杳冥予不可拔翠冉予山之幽玄猿叫予石裂
文魚波予衝風起惟峻極予終古民享祀予如始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
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莫知
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

之於御蒲且之於射鷹尙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狩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儼地龍山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迳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單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頽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顏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以戴升能進公嘉獎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升能頷而乞言於余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采所為文讀之乃憮然曰是不既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顏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

世猶有為周之學者而况以周之說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為無內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為無內外也彼以為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為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即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蓋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鳶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脩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洝然亦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原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草木之生也榮者悴而區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代以為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

為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為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為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体歲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况於人乎况於聖人乎今徒見夫榮衛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与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事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曷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盛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翰也未之能焉惡得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可不繼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留郡邸播紳与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為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顏

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款啓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痛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游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為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為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沒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公茂封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熒于聲色口悅芻豢体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賤無物不該於是

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勤而未之憊也今君迺得以名其齋其盍若飲醇耐乎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乎若游康衢而皞皞以為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為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如哉至正丙申春三月媯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後論學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改隨牒四方恒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迺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

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
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
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
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
偽叅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有亡之幾也敬怠之
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
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
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
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
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

者不當為而為之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敢
不為之故其畏也非惟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
者昊天曰旦与尔游衍昊天曰明与尔出王君子知之
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与劉君皆學仲尼
之學者而余惟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
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
于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第二子自為師友
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
而集其衷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
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

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賁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
寧不重有警云柔兆敦牂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脩其先業尤精於方
術求其胗療者悉趨而赴不規、於錙銖之報人以是
德之郡長佐馬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
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
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我告諸君子幸為我張之伯明
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
之於吾足矣它日來請余以為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

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焦神極能為重精
者寔存乎此而名為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
過乎試以而術言之人懸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醫按
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脉其候微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
欲知其變先諳其常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別之
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別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
病有從逆有奇恒有表有裏有過不及兩之以九竅之
變叅之以五藏之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
味、殊性異唯所用焉病同治異唯所適焉以平為期
不失其宜不賢而能之乎起死於將危明患於未至下

工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上工十全必非不賢不知者之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元化徐成伯許智歲之屬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子蓋有所受矣其有不本於是數子之途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豈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有哉周人鑄鼎佞嚙其指黃帝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惡夫智巧焉今世之搢、壤、者踉蹌相驚於時殫極權數求所意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為智為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情蕩矣曾顛蒙之不若劣亦甚矣天以昭、者全賦於人叅為三極物莫比靈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真非沉默無以保其和
非敦厚無以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奧純朴也沈默也敦厚也深潛也不幾於愚乎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鑿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頗有合焉其弟姪友居南山中將黜聰明屏耆欲久視人世其必輒然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錙剛養浩受業于潛溪宗先生業成充賦吏部留
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
願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

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為讀書
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于六經乞文為記余請訪
諸其師以為潛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子之文又酷似
之何以余言為哉養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柰何以此
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即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
奪其志迺為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
好而載籍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

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
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
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槩而言之以為
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
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若是哉火于秦汨于漢
加之傳註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
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詞章而已爭事口耳非有得也易
通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何取於芳潤也詩以
道情性之心春秋以示法戒之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
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作威儀之則風氣流行合

同之化非徒誦說其於芳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
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畫以來列聖繼作渾灑灑代
有不同至周而壘矣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真吾夫
子從而繫之刪之正而脩之聖謨猶洋洋然望之若迹
測之而愈奧江河不足以為深廣泰華不足以為高巖
草木之英不足以為粹雨露之甘不足以為美大美玄
酒不足以為淳猩唇獾炙不足以為腴味乎此者心融
意適其為淳也腴也粹而美也深廣而高巖也貴乎天
下之物而人無有厭飯也此其為芳潤沾溉天下後世
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况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司
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翱之在唐歐陽
脩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涵操揮灑爭
雄擅長於作者之場機也固其靡者耳由吳入洛雖少
年才藻秀發而氣不揚德不勝僅得乎其濡沫與弟雲
吹煦以冠一時方之作者曾不足以希建安七子之後
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烏覩道之大全哉
文者載道之器也德脩則道凝道凝則言立有本者如
是舍本而求未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雖兩漢唐宋魁人
傑士才驅氣駕悉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所如
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為法於天下惠無以周天下之

衆及後世之遠於是著之為經學者生乎聖人之後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以身体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以啓沃之而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明及宋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衆說然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者缺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蒿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重者又益未之見焉氣卑習陋文獻日以替矣吾与潛溪抑且老矣無能為矣養浩游於潛溪之門既得其學出其所以長是以用世願乃退就淡泊從事於聖賢經傳矻矻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故即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六經之旨昔人以為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決朋友也吾過養浩見其館人王氏長幼十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習為孝友禮讓而養浩常周旋進退其間為之軌度記之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在迩美成在久則余所望



也洪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

古竹子集卷之六

胡仲子集卷第七

門人同郡劉剛編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禮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即墓所為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于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祿位後世之士無祿位苟無祿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洧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高門巨室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洧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為稱深溪王氏郡著

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勳為金吾衛上將軍封邠國公贈尚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大常少卿謚忠惠者其別出之族有為尚書為丞相者蟬嫣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惠之後弟處崇顧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營墳產以善慶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焉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邠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後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後祖繼祖為禰之昆弟及後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因敢或怠以染盛醴齊牲殺器血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置祭服凡禮之得為者視其力而為之其不得為者則弗為也既協諸義其長士覺猶懼來者不知所以報奉始之意介余友劉剛養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豈惟足以昭格祖禰之

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而又孫致其
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
寧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客浦陽間獲與剛過士覺家
少長序立左右熟視之慤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
諸口於是知王氏之世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
有足觀者乎昔朱子叙家禮欲略淳文務本實竊附孔
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樞重兵命省臣有文武長寸者
統之於是叅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

用和輯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
來杭

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即所寓
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
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原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
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
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俗在其後昆公是承之
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顯秩萃
于一門焜耀當世公宴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憐
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

忘其所始則其於蒞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之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体物而不遺吾以為君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為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虫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身世薦忠貞名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允臨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未矣

清風樓記

杰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冲和道院者道士倪天申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申子安又即松花之後為樓高三丈有

奇橫澗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既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
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
一名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崖翠壁
環合為一澗水汨瀟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晉黃初
平牧羊山中即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
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
之諸峰高者竦而側者跋前者伏而後者赴矯若鴻驚
抉若猊怒拱若人立而植圭壁欲遽數之不暇晨霞夕
靄謂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它奇木
異草往非人世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森爽芬烈
之氣襲人其北脩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應寒暑而不變
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蒼蔚中鶴鶴決
起清風颯然于徐而來不暴不曠琴、刀、而草
木動澗谷應雜若琴瑟笙竽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
余乃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間而浮游
回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
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索籥是吾與
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壙垠之野臺焉而觀
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灑疏滄世之汙濁由是以快一
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

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
足今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蛻而
撫有宇宙者恒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与造物
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冷然從窳廓而至者乎
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与二子相從于方之
外天申愿而朴子安敏而好脩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
每遇之子安輒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須
髯墨如也或疑其為神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
於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
治裝歸淮南告于媯仲子曰含山吾土也惟兵革之變吾
兄弟三人者昇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沒禬焉罔知
攸濟天不弃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于今
日復值海宇混一

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
籍為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
雖不獲与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
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亦先生之賜
也媯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

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變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為人俘虜則幸矣欲保右有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体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千不異一也况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適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為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異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閩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來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為丘墟榛蕪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為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顛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亢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橫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啓曰焯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弃諸孤之日貌焉皆幻也唯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蹕。能自樹立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人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即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鹿兒冠鶴髮顏色愉然飲食起居晏然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為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与夫者列而繪之室以備監戒既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它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違迺論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襲乎襲何為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沒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執筆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寢室不過美唯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即就枕此其為安樂者乎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有不得而与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嗇矣邵

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于天地盡天地之情
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
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以眉壽
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
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豈
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
先君子沈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為義塾紹復其先世
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
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
遂老矣何幸於兵燹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獨亢其宗哉
恒欲周游兩峴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
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幸終惠
之吾聞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
善若郇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
於景先之言矣余固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為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為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志松之山作軒于
池上既落成矣問名於客：巧歷之靡適於可也久之
而有函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滄洲趣
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媯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

楹疏其前以為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
為矚域者鳥月往而規燬日入而魄淵天老下燭雲影
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
之中而蕩摩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
庭之野具區之澤煙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
洩澗澹泞一碧千頃而天隨玄真之屬傲睨乎其間也
吾循池左右列為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
外則金盆上霄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洄湫兩崖之隙出
乎鳥履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叅葢小者澗澗大者澎湃
雷霆駭乎前雪霜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間吾卧而聽
之豈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馮
之蠱起千仞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
門之流乘跨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
內而浩乎有滄洲之趣予以為妄若仲子曰天下之美
患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憂者其居奧矣而不知江湖
之為大寄懷夷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為阻今
予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
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之後數
百年而後謝朓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之二子者
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

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溟滓而未芽。且孰為天孰為地而孰為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昆侖旁薄之中則大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淵思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尋常詞翰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翔也眺也甫也皆未得為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巴邛之摘奕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迤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得名苟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為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為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為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為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齋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游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

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扁之
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
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
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
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
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為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
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
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昔不能見客遂屏迹
山中諸生羸糧筭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
鬱而挹清泚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
既沒門弟子人自為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
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
故躅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汎掃矣方年少
氣銳聞其所聞而莫究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究
其所以見也又况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
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
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目幼至老大
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眇焉之
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為終始者豈有它哉惟
盡夫人所以為入之道焉耳入之所以為入之道其理

命於天所以為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為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沂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為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最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它日登斯亭二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假它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撫而書焉

煮石山房記

吾鄉業以誠寓於鑿而以煮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而訾之是何惑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摠：焉而生噍：焉而食於是稻梁果蔬水上之品以為饗飧醢醬菹醢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弃人之所同養而取諸石焉是以平城砥礪之胚而擬乎蘆簋豆之實也以瓌詭殊特之觀而等乎滷澹甘旨之饋也雖脩火之利均

水之劑且：而湛熾之何足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
竊為以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嘗之過乎聖人貴無
體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
磷是為雲母熬之以玄水漬之以秋露可液而飲也苻
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甃釜取紫背烹之三伏可
粒而食也若是者蓋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芻豢
也並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
而月一取也故衛生者資之非直己人之疾起人之死
固將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為之者矣何獨至於
今而異然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
人言是欲韓伯休我也吾嘗曳逢掖之裾于公卿之門
人不我虞也而今脩方也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
竊觀於唐人韋應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頤之解而顛
冥也請質諸媯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
淆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
以謂石物白焉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惡甚石也吾以
公孫龍之言為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氏子初平
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以為羊惜無
薪烝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置棗脯齋祓而候諸
山房之局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母久事狡獪吾

有鴝鷀且來啖之母使人擬汝於觥也

擣菴記

浦陽趙氏由宋至今為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游四方賢士與媯仲子為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其家山中見大木有若擣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至子邑鄆彥嘉舍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若擣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嘉曰是其大本擁腫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菴嘗取以名之莊周氏所謂擣者是也仲子曰吾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曾大父大父游既而奔走世途間又從子之

父子游周旋進退庭庑門五十餘年矣昔之敝者新蕪者闢植者拱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之荆安用是散木若擣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著孝慈子弟慎禮節生產力業益又豈衍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物以為足者徇外而忘內也持已而不知戒者見利而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為吾輪奐觀美乎吾豈自詭不欲人之規矩繩墨哉乎吾豈莊周氏之徒乎以吾性不諧於俗俛而就之則矯固而執之則倨矯与倨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理去術而任情彼以我

為散也。必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
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
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楸楠豫章，
枕榦枯柏，極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檇櫟榕穀之屬，世謂
之散木。文木大者為棟，梁為禰，旁小者為榱，桷為椳，闌
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
矩求棟，梁禰旁者無所用之，求榱桷椳闌者無所用之。
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也，
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用也，而或有故而舍
之，賤而不用也，而或不虞而災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
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
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
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衆才而言之，其虧成不
同，其所負者異也。舉一物而例之，其虧成不同，非其所
負者異也。物有幸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
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
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為用，有用者
寸也，以無用為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禘爾身
且裕爾家用，燕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
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否。彥嘉善鑿，其取諸虎目。

者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虫耳彥
嘉笑而謝曰何言之冤也請書以為吾菴之故實俟夫
志博物者辨之

為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既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過
浦陽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別復謂余曰吾兄景
淵嘗築室於故所居潛谿之上取

宸翰褒美吾先人之辭名之曰為善諸友記之矣惟子
知我不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
深且遠矣不敢徒為侈大嘗徵諸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人具有之當
為而為之者君子也不當為而為之者小人也故君子
為善不求知於人不真報於天余嘗於其微而見焉方
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
父贈太常少卿者暨其先君贈禮部尚書者頽然而偉
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妄交一語即其平生所歷不
及它事舉酒共酌歡然就醉人不知其情容莫不以長
者目之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
鄉有犯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眦睚意鄉人藉其貲
力自視以為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

業儒出宦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為迂濶余雖慙雅尊事之敬禮之天不与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歛逮今五十年遭值

國家革命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敷其碩學潤色鴻業

天子嘉其能推息及其先人龍光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尚書之厚德純行鄉閭以為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九重襟於天下善積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垂示子孫以為明訓豈若庸人徼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俗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

德薄者流澤卑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盡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与先生老友也而景淵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焉得不盡故願堅晚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為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農坼下者剛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備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為灾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

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
芄皆美稼也余為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
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斂乃
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
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
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
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
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
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
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為而及是
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
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旣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
懷：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今又
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
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
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不敢隱懼余言不足
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
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它日童良仲至
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
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

寧風旱暵時雨凡禮之所當為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
致其所難必對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權貨財督稅課
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
無稼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它哉宇宙分事
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况其
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
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子遺哉故一夫致其格
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
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
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胡仲子集卷第八

門人同郡劉剛編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臯亭山歛田有嘉禾焉里父老言狀
有司余聞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有下
瑞凡嘉禾芝草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大人之
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訢合煦育紛綸
翕輒恒回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行土爰稼穡
萬種之命懸之雖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較其
利澤未有侔者而以為白狼未鷹杰兔之不若則唐人
議者過矣聖人南面而脩六府用八政貴食重穀其所

崇者非以瑞也况時和歲豐而今重以瑞告是乃天地
侈茲靈貺昭示兆人如穀閔元山之產有國者視之宜
有加焉昔天降嘉種于后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并得禾
獻于天子而嘉禾之書旅草野之臣懼無以鋪揚國家
盛美如詩書所載竊感父老之言不勝畎畝之忠謹拜
手稽首以獻頌不足薦于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
康衢擊壤之遺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烝民乃粒著自六府滋布九域大江以南瀾
為奧區賦稅所出厥田孔腴接畛百萬土膏殫發汙邪
宜稻日茂如摠有芄者苗一本而敷紛其百穗盈仞之

餘潤濯醴泉秀䟽瑞日既堅且好既穎且粟季穉來告
來諭厥故耆艾驚嗟前斯未睹傾郭闔野聚觀竊咏相
畎攸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我播我耰我耜
我耘驅我蠶騰蠲我稂莠惡知其他而昇斯祐人亦有
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孰忝變理孰秉經綸
垂休錫羨自我相臣相臣曰否惟聖天子天子臨御克
仕克使大夫卿士雖濟濟左右克讓共期于治薦茲
馨香不大聲色昭格泰真渾淪密勿上帝降監率育元
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風亦時若歲迄用康坤元富植
媪靈効祥景星慶雲非瑞之大白狼朱鴈乃其小者善

改養民稼穡惟實惟實之瑞終羨且好嘉禾既旅皇德
彌宣致此不易保之惟艱昔在成王輔惟周公受天之
賜不有于躬曰敬曰戒王心罔懈靡驕靡吝惟公履慎
漸仁摩義教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我朝監
茲勿渝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賞并叙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
堂之南植之一本雙幹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操離
立對聳翛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
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為也按戴

氏譜凡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
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
升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
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
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
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為而無不為無
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
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化皆吾性中物尔果
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為之贊曰
有篔簹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冷然清風載

沐甘雨唯是德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者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平賔連紫脫閭閻國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求若是花蔑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

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遍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奉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廁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閭閻也其花先世所植乎澤也非若蕃釐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

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珉之宜至而傳
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
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
之可為冥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
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
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
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
式

南極老人贊

猗若老人成象在天食氣之母居物之先樂有壽考得
之自然申錫下土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
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為郡城漫不
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
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
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
曰

萬物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於物与

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內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
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
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有流行精曠具宣乾確坤墮
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
不枯于私乃樂其天

處約齋銘

郡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
余銘之

惟士尚志必慎厥守處約非難固窮在久賦命在天靡
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鶉衣百結華於黼黻陋巷

一簞甘於鼎食相古哲人胡樂于茲爰有良貴亶其不
貳苟見其大我心則泰外物細故曾何芥蒂我約非約
其獲孔阜其富孔厚德音斯溥尺蠖之伸貴乎能屈鴟
毒之懷寧不可惕我告尔吉盍忍尔性道貴責成養當
聽命先民之言罔或弗敬

敬身齋銘

池氏居永康之荆洲莘仲即其居而闢室焉曰敬
身徵銘於媯仲子仲子曰莘仲其知本乎道無往
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為然乎蓋三
極之道人參其間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夥之

為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為之宰存心有道一為之主彼靜而固動而措者俱失之矣莘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繫厥生參天地彼睚眦何貺尔六鑿披七情熾逝感忽疇克制返諸躬道孔还惟天君寔司契正尔容定尔志儼若思肅如祭慎尔獨恪尔事貫動靜合内外貞夫一斯為貴純不已聖可企共有臨惕無怠

無逸齋銘

浦陽鄭仲舒名其齋曰無逸志為學也其友胡翰

銘以勗之曰

書言無逸稼穡孔艱念我學徒遑集于安上帝降衷有共其命其命有共日罔弗競曰明曰誠終始是資惟敬惟義内外不違毋謂跛鼈弗如良驥苟力於行千里可至逮其無息与聖合德與聖合德与天為一道豈遠而厥幾孔微心焉一肆即汝自棄彼月而邁此日而征無或尔優游荏苒百齡

漢攘題研銘

有漢攘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旒物也僧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園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漢
鼎可移茲木泐

居易齋箴

魯氏子濬文常山之秀也嘗即山中闢齋曰居易
而力學焉今將適京師來諭於余大慰替厥服余
聞諸易素履之往獨行顛也苟行其顛進退不渝
也箴曰

大道易其平如砥人其是臻亦其是履相彼小人胡
昧厥理舍其康莊自投偏陂祇巖為高入坎不止惟茲
君子宅心孔夷安吾之素適分之宜與時屈伸以範驅

馳君子居易小人去之天昇有生夫豈遠而徇義則
徇利則私辨之不早顛冥遂迷勗哉君子尚慎厥幾

尚節齋箴

余友徐則常名其齋曰尚節將隱居以求志也請
箴於余久而未之措焉今以病稍間乃為之箴曰
四時之序節以成歲萬物之理節以成禮非有資於差
品乃自然之裁制何人生之多欲忘吾性之所貴利不
盈於錐刀誅之而心醉執不重於丘山臨之而魄褫如
臬如獍如狐如鼠合朋為同恬不為異盍不觀夫澤上

之水乎滿則溢節則心而况人欲之橫甚於倒海不有
砥柱何以見夫君子人皆碌、已獨瑯、人皆諾、已
獨諤、是猶未也將求其至焉易貴甘節其次安節其
次苦節甘節者顏淵曾參是已露肘而商歌瓢飲而自
樂安節者晏嬰原憲是已貴而能儉貧而不病苦節者
黔婁之屬是已困而不返死而無悔者也子將何居以
苦則不可貞以安則未能念亦曰尚而已尚也者非矯
也樹不拔之操厲匪石之志不顧人之毀譽存吾義而
已母行乎恠不安其素母習乎狷不知其固母恃其不
折過於戾契母信其不涅流於汙闕子其慎之是亦可
矣抑有大者焉易本無體神亦無方恒則有往節用有
亨陰陽相錯變化縱橫晦明相禪通塞往還故鈞渭之
叟起而興周畊莘之夫舉而佐殷傳說弃版築而為相
膠鬲舍魚鹽而得君功存乎社稷澤被乎生民不知一
介而輕天下常以萬物而同吾身此非余之所尚者乎
非聖智其能乎是達節也子其識之

嚴氏子字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
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余
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為之辭

曰
鼎也和不知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
直吾內其失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
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
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
樂斯罔不備告尔余言暨尔父之志尚篤于尔躬母徒
善其名字也

褚士文字說跋

錢唐褚士文以字行以善篆隸稱措紳間或即其字而
書之而告之士文佩之以求益焉余以為天地變化凡

成形成象者皆文也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其光華
精潤之發孰加焉其在於人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之謂人文焉堯舜之治化所
以成乎此也孔孟之道德所以得乎此也故文之至者
稱堯舜孔孟彼以言語字畫為工者殆其次也今世俗
之人往、索余於文字之間余恒患之故余不敢以篆
隸之工為盡士文之能盍亦歛其華而求其至者焉天
下之文不在於子則在余矣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文忠公在史館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筆而餘力頗有

及於小學家之流其文蓋本漢黃門令史游而稍變其
体昔游倣凡將為急就篇末叙長安涇渭街術後人增
以齊國山陽二章意公取州名裒次者亦緣此也公之
手澤散在人間往往獲見於兵火之餘皆行書片紙未
有若此之凝重茂美終卷無一字苟者自當与其文共
傳為世所寶也今上人賢公以為草堂所蓄舊物不欲
輒出示人吾恐非文忠之意故常欲取皇象鍾繇王羲
之所書漢急就章与此合為一卷模而刊之備小學一
家以廣其傳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
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
之辞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吕子約子約成公母弟
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盖酒酣意適洒然見之翰墨間
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
得之吕氏者魯公之孫約至今寶箴唯謹余幼讀金吉
父漁洛風雅即熟是辞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
虞氏德侔履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咏
之間抑揚曲折辞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
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辞豈在鞠歌行下哉洪武七

年夏六月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宰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即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圖任國事北啓邊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宗運方否之時也汴京既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才之用舍徃、如之宋民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忠愍公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橫罹誣構卒于封州卒後二年

始復故官此誥是也淳熙九年贈光祿大夫則明堂大禮沛恩所及也公之直言勁氣見於立朝之初宏謀盛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強敵悍將遠近惴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奸檜之薦而未嘗苟為檜用檜主和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喻蜀輸金而公以備邊未嘗從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慮其為變卒誅斬之以是忤檜擠之死地終始大節炳如也載筆之士類能傳誦獨公平生為學所以探陰陽之蹟極幽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累其心貫天而人一之者則槩未之察焉公在封六年其著書有曰易窺餘者翰獲

於公八世孫謚伏而讀之竊意公俊偉之績磊落之節由其得於聖賢潔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足以窺之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蓋有天下者推禮追王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為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在宋其事不見於史非此告豈知其名爵之為太中為中奉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可以彌文論矣

范賢良帖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萬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為可慕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為可取也軋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而不可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

為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臺跋

朱氏自晉蒲墟令汎始家于婺四明居士元翰其後也
紹興間居士嘗獻賦行在為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
遺言則軋道二年所書慨念古今雖在畎畝意氣躍
飛動使見於用宜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諸孫行也
仲文號守軒方幼時居士即竒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
榜第二人奏臺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
時敝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為社稷計矣余觀二公
遺墨因念宋南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業不復紹興三十

餘年不能振而起之韓侂胄何為者乃欲於開禧之際
激一旦之利是知金有可乘之執而不察宋無可戰之
實故守軒以朝綱不振軍實不敷悽言之廷議北伐
又力爭之居士之才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遭貶斥不
究其才推其志皆可尚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
山喬壽朋為同門紹熙廷對又為同年其後壽朋當朝
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略亦同壽朋言具宋史而守軒行
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
屢更兵火行之護之如拱璧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龔
聖予粵人謝臯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簡至今嗣守不

墜使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
未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為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知
其為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畫偃
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滿數尺
而烟容雨態縱橫掩冉漫若干畝萬个近在人目無不
可愛蓋墨竹以小為難而多者愈難欲振筆直遂如公
所謂兔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
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又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上右軍書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黃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
時之筆各自為体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
得雖紙墨剝落隱然具有當時瑰琦之意豈惟右軍書
法之妙矯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模勒之工亦未
易以刻鵠議焉晉仲家庭方從事臨池之學不宜以王
敬仲自居當官奴之得樂毅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劔器藏真見夏雲隨風二人遂悟書法之
妙遠軼千載笑及聞越人得永師真蹟怒若不及見焉

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厚定此
三十字為藏真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真以狂自任長史
以顛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人意氣飛動
時又喜雪晉仲請識其後以為山中珍玩是歲洪武癸
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禊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
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
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真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
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黃文獻公恨不及以此質之
姑識于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家折節下交一郡史貸米周人之
急兩致書焉曾不以為浼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為人
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為不幸而為吏也雖
為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尚也由是先生尚之
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取而孰予哉舒
閔風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斗未受而哺之無
愧色者其言雖為張瑄發可見其於子智不苟也子智
老於郡邑有先生以為知己而又有希彥稱其家兒其

所托者遠矣。

北山紀游摠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大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倡之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大冊施之朝廷者足為邦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為山川之壯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徃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生從杖屨之後山空谷寂未嘗不三復而為之憮然儒墨異歸出入殊趣

吳公既以之興懷况死生之際幽明永隔黃公又安得不增悼邪未及百年变故倏忽在昔已然而今為何如也吾意扶輿清泚之所鍾偉乎其不可過豈遂已邪比居長山之下嘗欲執牛尾歌之以遲夫若人焉今存禮不以衰老弃余將入京而過余衡門留之不果攝衣率諸生陟潛岳而登其冢頂余力躋僅能及之極覽無際追念徃躅雖矐乎其後而亦豈然其音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咸萃殫其餘年以尋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贇言後跋

右瞽言若于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

天子選為太學正居大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咄畢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愉然間讀書為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言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鉤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蔽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然思以杜之拯之將以上承

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為之擊節云

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鏡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錫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宗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叙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為宗鏡歌傳誦措紳間以為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制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錡則得之潛溪又將追躡其武而駿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宗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為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恍乎如在短簫鏡鼓間不知其為衰颯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散於未習之襞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駿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為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為妙也此所謂

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
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
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為我補諸牛
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顧陸諸家下及
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六馬坡翁賦詩當時自以為韓
生之馬蘇子之詩為世兩絕矣安知居士所作有如此者
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意躍然世稱居士之精
緻可學唯疎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始知之方駕唐

人正恐未能或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
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為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
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黃山諸人
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山能變而之古
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
兄詩二首薛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值戍戍兵燹之變
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
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之

須如睹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膏火之喻為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論尚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上字分合之後察不可多得矣雖有拱壁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况鄙夫賤人乎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况婦人女子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朔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公七世

孫賈瓊之妻也嘗為軍帥得之義不辱赴江水而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之語又云皇天有知許我血面請又云願魂化精衛填海成嶺其言感慨激切毅然有烈丈夫之風郝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少有知者今賈氏婦之死殆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而人不及知者尚多有之烏乎以天下之至難而婦人女子能之孰謂為士大夫者不能哉生人之類所以不至於澌盡者蓋必與有立也

書王秉彝傳

士生干戈之際能自脫於死地不為人俘因陷於鈇鑕則其身之幸矣能貴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妻孥於流離顛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家之幸矣今秉彝既兼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釋人於忍辱之手其言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凍餒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間全活者若而人周急者若而人來吾婺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傳中其為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更朱泚之亂不受汙辱有死喪無歸者即身為治喪蕃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秉彝蕃之鄉人也其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傳其可少哉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有為而為之也秉彝豈欲持是以受其名哉余聞之由是而益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于今曹國李公之門美髯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如也公遇之甚厚留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領教信安後十餘年復會于金華則尊生子奉

朝廷之命同知金華郡事顧不忘疇昔之故以一騎自隨過余視之尊生子且老夫意氣猶擢也郡虛長吏尊生子揔郡事聽斷民有不直不以繁劇置不問必

盡其情重者省遣輕者下屬邑、徵輸不入度其才力
約盡程度取辦而心吏緣為好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
不貸尊生子務持大体類如此人以尊生子為儻者心
竊易之尊生子笑曰今豈昔時邪猶欲猶難吾民乎且
吾性剛急人言非所患也其治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
余在信安歲時一歸漸被其風恨不及從鄉人長老樂其
有成而尊生子見之輒念其老且衰將以一廛授焉余
唯而退固將治裝而東聞尊生子已去職矣既去而余
徙家里中則尊生子尋又沒矣今讀其傳安得不使余
歔歔流涕世豈復有斯人邪古所謂孝友于兄弟克施
于政者其尊生子邪余故論著之而或以尊生子之死
非子華子稱述之意其不尊生邪抑有由然邪當為而
為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
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
其所以為尊生子邪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潛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剛而獲
交焉今剛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韓退之
誌李翱之祖墓也退之言翱有道而文固於是乎在余
於剛望之矣

鄭仲涵像贊

有矍其貌有瑩其神處華腴而不汰恬自得乎一性之
真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顧賢達其未遠銳將採乎千古
之祕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漫藉荀氏之
爽游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
弟日致孝養母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菊隱率其
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孫曾歲時為詩以娛悅之以是
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言詠以 其美余友吳廷

余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為謹愿
也曰仲賢嘗更于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
易矣乎斯其為謹愿也余喜而謂之曰子之言然矣殆
未知其所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唯孝則施之四海而
皆準仲賢患不能孝養耳苟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
雖為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
惟孝為然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稱之若京
師之人可謂遠其衆矣何自而稱之亦惟孝感而已矣
豈嘗有私之者乎余与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
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別去所以知仲賢而信廷毅之不

古仙子集卷八
十四
我欺者以予觀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
弱冠致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
溫清定省之節甘旨滫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
笑在堂洩々然其兄弟怡々然而諸孫又詵々其可喜
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且貴者多矣有不能一日竭
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為人子
之勸豈溢美云

胡仲子集卷第九

謝翱傳

門人同郡劉剛編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宗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閱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近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
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
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新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欵欵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
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竟歸徠予何極魂去
予閔水黑化為朱鳥予有喙焉食歌已夫聲哭人莫詰
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
地白雲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
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劔錄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
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劔之地鳳聞訃訖如其
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
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
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
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
于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賁文及翁
頽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
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
事不以執移不以負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

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
翺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
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
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
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趙氏大墓表

洪武元年十月壬午趙氏先世之喪既葬于金華縣慶
雲鄉青岡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題曰趙氏之大墓其
孫古愚於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發大而流遠者請識
而傳諸子孫初秦悼王在宋為太祖太宗母弟王第四

子曰德雍是為廣陵康簡王康簡生承亮是為樂平忠
靖王忠靖生克愉魏國文思公文思生汴莊內殿承制
承制之子堅 宮使心奉大夫始自汴徙家于衢則建
炎再造也今其窀穸中居昭穆之首碩人田氏祔焉官
使生常熟縣丞諱公傳娶徐氏卒葬于衢常熟生長溪
縣丞諱彥鉷娶徐氏卒葬蘭溪今其窀穸暫為位而不遷
長溪之子遂昌縣令諱盱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焉
遂昌無子以從兄彘夫之子為後諱時堯居昭之次其
配徐氏祔焉是為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長諱
若韶號退藏山人娶陳氏何氏李氏則其大父也次諱

若隆娶童氏則從大父也又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則
祔以伯父諱嗣淇嗣鴻者妣父諱嗣淵者嗣淵之配張
氏如之昭之左則祔以厥考諱嗣滋者厥妣葉氏如之
考妣之次則古愚之弟古恒及其嫂張氏祔焉八世合
二十喪皆獲後其歆窀穸也親也所以昭有禮也
禮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趙氏蟬聯累葉自汴
徙澗至長溪丞又徙于蘭溪至退藏公又徙于婺今遂
為郡人翰同里閏嘗獲交退藏之門聽其二子之議論
未嘗不以前人藁瘞為疚丁時孔艱責志而沒亦惟後
之人宜其圖之故古愚古怡古忱薦於孝友不替其父
翰書之非徒示其子孫且以為邦人勸

胡義士墓表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
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
西直婺東抵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
為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
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執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弱溪之
寇殷杜氏啖群亮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

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恐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為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為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郭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与方允中合而拒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岩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邪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岩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岩与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与元祚遇于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頽謂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沒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

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
泣曰吾為天子命更不能羸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
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
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媿之矣其可使
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
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

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
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
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為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
與之俱願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

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寇發
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推乃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
宗祏弃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
畏縮以為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
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貳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為
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
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
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
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
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

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禊次祐次禔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何遁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處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淳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諱棣者是為公之曾祖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叅政夢然皆以學術貴顯故棣雖不仕而蔚為聞家棣生焯於公為祖焯生璧於公為考璧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當世業鑿藥為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具善藥与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游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鑿學教授轉江西鑿學提舉公雖隨牒漫任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姻舊間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代典故談謔俚俗瞭如阿堵前事文飾許公謙方羈孤時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竒其才館于家以世務機利迷罔它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飾遂

決意於學。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恙出其家書貸之。率鄉人子弟師事之。未幾而爭走其門矣。具然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薨二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疾。文薨哭之盡哀。明年天曆改元。遂以九月某日卜葬蘭溪州橫山下林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薨之賢而不知世有郭有道之流為善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禮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遁山。美丰姿不事邊

幅名卿。鉅人見者咸稱曰。遯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暎曰宗瑞。孫曰紹祖。次曰穆。即請銘者銘曰。

道若多岐。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柅也。君子之善。不必已出也。輾輻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譚榮甫墓誌銘

譚氏之先有國濟南。歷城間春秋所書譚子是也。譚子國入於楚。子孫散居楚地。其在湘潭者。則自豫章來。徙宋吏部侍郎世勳之後也。由吏部逮今。忠顯校尉濟七世矣。濟從王師征伐。以功授千戶所鎮撫。蒞官金華。致書

來告曰濟生十有四年而大父沒踰年而父又沒後十
有二年東南兵起吾族存者鮮矣藐焉下走幸不隕厥
祀聞諸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是忘其祖也濟唯前人
之休是賴敢忘之乎雖薄祐不足以絕祖武敢謂不知
乎是用擬其行事圖不朽于子翰惟禮有銘職在于孫
合而徵諸人弘至公也不忘其祖重本始也故不敢謝
按公諱安榮字榮父生而性慧能言母夫人授以孝經
隨口成誦喪父與從兄偕處從兄亡無子公以其子
之內外數百指公以其身律而撫之未嘗有違言時方
承平州郡以權貴相傾有勸公仕者公曰吾非不願也
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
粥讀書教子優游畢歲良亦足矣終不能與世乾沒以
此自守累貲巨計與人交不吝施予人有緩急飢遺以
粟喪濟以轉又斥其餘以修川梁除道途蒙其利者歸
德於公則曰吾要譽邪又謹事浮屠崇塔廟像設為莊
嚴具或貲之則曰吾求福田邪人聞其風咸知公為長
者年七十有四寢疾久不愈頽謂其子自吾感疾明旦
且暮矣殆不起乎詰旦果卒公生宋咸淳某年十月四日
卒於有元某年正月二十八日後六年乙酉十有一月
庚申始從先兆葬于湘潭縣石塘山之原曾祖某祖某

湘潭縣丞考義先隱居不仕自號湘潭居士妣劉氏配
賀氏公之起家賀氏實仗助之通書算茹素至老年八
十有四以至正十年二月一日卒是歲十有二月某日
祔葬子二人長應辰次應璋繼從父後女二人適王
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福玄壽貴某貴即濟曾孫男
永齡曾孫女二人濟來金華去家數千百里計其先祖
之葬且二十有八年中更兵變者十餘年人民就死者
其族者不可勝計而譚氏之宗柘獲全於土崩瓦裂之
中續有春秋封爵之緒有孫奮其忠勤不失為
國桓之虎臣則前人潛德之光豈不昭乎休哉銘曰

推其羸之以行吾義不專乎利安其止足以全吾志不
貴乎位是謂鄉之善士其生也無媿其死也有餘裕矣

蔡基先墓誌銘

諸暨屠先生疏爽好士所與游皆當世名公卿通州大
邑賢豪詞翰之流與夫山澤布衣有志無所用而儕於
耕牧者非是不屑也嘗為余言其鄉人蔡君基先之賢
力學而不干進教行於家而自得於田里有足多者既
又曰基先不幸折其左肱雖賢而無所用於世且世方
以疾趨佻巧相徵逐孰從而知焉余聞先生言固識之
矣常恨不及見其為人數十年來天下屢變先生既沒

蓋無聞矣於是而得先生之子澂之書為其友蔡權之
父請銘發書按狀視之則先生所言基先君也君諱嗣
祖字基先自曾大父相大父行之父遇龍世為諸暨人
皆業儒母楊無子君次室呂所出也幼嗜學從鄉先生
受業昧爽輒挾冊先諸生以往遇溝瀆左足折其脛由
是出入不良於行矣然月朔謁先聖先師雖風雨大寒
暑必入學宮無廢禮言當世治忽人物賢否出處得失
雖足跡不離戶限問之而必知言之而必當若數計而
符節合也所居負陶朱山列蒔花木賓至即留連觴詠
以為樂元末兵興召三子語之曰吾讀書嘗有志於時

願以疾無能為矣今天下多故吾其休矣汝輩圖之汝
樞汝槩宜為我幹蠱汝權宜務學屠先生性吾友也方
講學薊溪之上汝宜從之君乃即邑之南塘營一室居焉
力耕者十餘年兵勢益盛未幾而其地悉為屯戍君挈
挈東西未嘗戚于容及

國家洗滌宇內寔就寧謚即欣然携老幼載圖書返于
南塘題其居曰遺安莊諸公賦詩落之而君亦將足其
休焉之志復為太平之民優游乎其間亡何遘疾而卒
寔洪武四年正月十日距其生之歲大德丙午得年六
十有六矣娶由氏先君卒繼王氏子三人皆田出即樞

槩權也孫二人日照曰熙方田氏沒時三子請治葬君
曰吾以邵子範圍數策之豈久人世者亦將觀化矣汝
營前塗俟吾歸同穴可也後二年果符之又三年權以
春秋中第授延安中都縣主簿樞槩咸克家鄉人稱之
女一人適王琪避兵走道上懼不脫虎口投道旁沸釜
以死勝者亦死之事見元史尤烈、不泯則君之賢不
特能自砥礪其所以化于家者濡染多矣權既簿中都
以洪武十年丁王氏憂明年十有二月庚申卜地某山
之原舉三喪合而窆焉世言越多隱君子微屠先生吾
幾失王駘今君已矣考其行事益知先生之言為信又
嘉權之孝激之義皆能成其父之志有交友之道不可
謝其請也乃論次而為之銘曰
士之致遠以志而奮以學而勝不以疾而廢為吾之病
故張藉盲于目不盲于心徐積聵于聽不聵于行洵彼
基先亦孔之能生克有樹死克有承貽謀自身又何愧
乎古之人

韓復陽墓碣

吳郡韓奕既葬其先君之喪于郡支硎山之碧琳原而
墓石久未有辭於是乞銘于金華胡翰以疾不能趨拜
致書來告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

已知之雖歿而自是見於世惟窮在下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無以自見於世則於法宜得銘昔朱子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幸踐之奕為此懼願先生有以昭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叙次其事韓氏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人宗南渡始家于杭徙于蘇由高祖至君遂為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曰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聞于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於鑿家之說為人治疾由江而達于淮周遊貴人長者之門所全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

下風即庸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屬意也淮陰龔璠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為士林之望獨折行輩与君款洽四方來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於是人知君之於鑿蓋寓也元之始亂張自誠據蘇州恐衆不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為己用或強起君、固以母老諱母亦遽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訖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為務年五十在母旁依、若孺子居圍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愉、無不堪意疾革囑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月日卒以是年六月某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

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即奕也其孫曰貽君為人
性亢而色溫見人有善欣喜動眉頰有過射面質之人
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鑿以為醫之為術與傳者
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
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資於儒宜其失之
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事之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
傷朱彥脩所著格致論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為說犁
然當於心時彥脩沒已數歲君廼命奕從其門人盡受
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於不斐之辭何取乎而欲寄
重焉余觀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為公卿為大夫其平生

砥礪自可為措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
炳烈苟怵於利害臨變故俯就折辱身隕若滅雖鄙夫
賤人皆得唾罵焉其失得相去為何如也故君子之可
貴者甚於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
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靡疾遭世大擾不屈于暴處
之有道孝思孔樂奚不可作返乎玄宅則有子是若

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慎許可風烈皦乎當世
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為重莫不彬彬可觀
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先生既沒余發其遺書得一

人焉若王君子智何其見器之深哉方子智署慶元郡
史慶元趙誠之先生故人子也妻女流落先生致書貸子
智之俸以周其急先生在吳門豪富人有饋粟三百石
者叱而不受其視一郡史五斗粟為何物顧吾義所在
屬子智為之先生嘗謂子智廉潔勇銳流輩中絕無者
也天下不以其言為過而信其人之賢余烏得而沒諸
王氏世為處麗水人曾大父師尹宋迪功郎大父日章
父英宗鄉貢進士妣趙氏宋瑞州守崇鑣之女君諱臨
子智其字也幼讀書即寢如成人既冠舉教官授慶元
象山教諭部使者魯山臧公見而材之不欲置君散地
俾吏于溫由溫調台又調慶元其在台也臨海令李某
貪暴威逼其民致死事聞于郡將脫之君持不可一
繩以法台人為之語曰李木杓乃見王無藥蓋疾其培
取而幸其敗也濱海鹽竈戶私貸鹽以厲民不堪誣
以致傷人命連逮繫獄久之不得其情狀吏無以決君
謂鹽無權貨死無屍傷具牘釋之及調慶元屬州奉化
有林氏者出賈海上與漕舩遇漕舩較手而掠之有司逮
捕百餘人悉問狀扭置獄以強盜傷物主論死會朝廷
遣秋官按獄擇君自佐至州按之君謂漕舩轉粟京師
殺傷人海上而事有起因別無始謀與規財劫盜者有

差等矣宜貸死昌國有楮氏者以女贅繆氏子為壻楮氏死其弟誣繆氏子藥之君讞之繆氏固弗藥也不當坐部使者楊某恚曰因屢更審慮豈皆誤邪君持牘覆白復詰曰此何例邪君曰吏奉活法苟當其可即例也二獄卒如君議郡隸元帥府時首帥瀆貨數撓郡政郡莫之如何君條其不法十事白御史宋公帥聞之致仕而遁兩浙鹽運司歲調官督課至郡其吏恣橫凌轢有司因罔利以為市君又言其不法運使高公躓之吏以責還後至者戢不敢逞郡賴焉歷三郡於是考滿謁選行省議者以君枉斷推埋事繳駁不叙君辨訴于省于

御史退休十有餘年意自適也或語及前故輒曰我命不達耳朝廷之臣必不壞法也已而中書報下事果直銓授龍游縣典史人意君困阨久矣寧無變志君戒其諸子曰我洗手奉公今老矣豈為汝輩變所守邪汝力學足矣龍游衢屬邑衢守馬昂夫召諸邑令議均賦役而龍游之役獨畧典史蒞之君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吾當躬其勞於是吏不得為輕重守念其貧以君年老諷之君曰死貧可也尋感疾且死語家人曰死者必見祖宗不可無禮乃沐浴正冠衣而坐家人扶持之則又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汝等宜退遂卧而卒是歲元

統甲戌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歲得年六十有四嘗以平反林氏等獄薦升廉訪書吏檄上不報以易經舉進士再試有司不中故雖有志於時諤筆刀間脫穎不能以寸輒又竄而跋之然未嘗易其廉挫其銳也以是為汲仲所知終身不踰蓋非學所及而得於天性者如此君自號紫芝兩娶趙氏宋吏部尚書立夫之女有子三人長景行次景仁景儀女二人孫男應期應朝二人景行介而甚貧君卒十有九年始克葬又二十有四年以狀來請銘其墓在葛翁山王氏先塋之南其葬以至正十二年十月甲申相其力者吳士弘及弟閻也銘

曰

士之立身曰惟名節惟君有卓著于困阨歷郡之曹典縣之幘積勞孔多一命不獲有奮其銳有耿其潔糝亦不汙摧亦不折與世輻輳之死弗奪匪曰予知自我先哲先哲之言其潛則發君子之澤其遠不竭我是用揭表茲玄宅以告其子孫世其清白

吳季可墓誌銘

吳氏世居崇原曾祖應高妣張氏祖紹孫妣時氏包氏黃氏考用和妣黃氏皆有善行凡浮屠之居往割田資之歲脩報祀其故居既遷焚蕩蒙翳高垣大術猶隱

隱為人指目徘徊相顧蓋其起家非一旦僥倖發迹者
更宗元數百年子孫至今有餘休焉有元盛時蘭溪以
邑升為大州當閩浙之衝使客之往來貢賦之轉輸供
億恒仰於州：仰於鄉於是以里之正主之吳氏老人
重廉恥壯者懼箠辱公年未冠輒請曰吾職也吾親幸
少安即趨至州日與吏相上下吏嘉其勤不嚴而趣辦
衆目之以為吳氏有子矣安得吾兒如吳氏子乎然公
雅不自多見人武斷苛取則曰吾不為也小民忿爭一
言折其曲直人：悅服正有不法者聞之竊慙且懼州
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稅入不均
而凡征需緣稅為多寘蓋不均公率衆曰吏稅不均不
能一朝更也征需不均更之反掌耳盍揣其本以畝計
乎於是有司計畝科征十鄉如一戎戍冬越國胡公兵嚴州東窺蘭溪清野相拒州民不戒而越境就食邏得
之以謀當殺公適見之部領問曰此謀乎公曰亦平民
耳是何能為不如縱之公遂率以歸全活者數十人既
而越國下蘭溪游兵四出居民竄匿公自山趨而下見
旗者曰願見搃兵安業以給軍餉旗者喜引至轅門越
國一見壯其言進而撫之授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
之曰違律暴掠者用此杖之軍旅萬衆紛皆見杖輒憚

息去凡姒戚鄰黨之女婦男子被掠而驅匿者盡取以歸家聚而寢食之衆賴以安洪武八年春有盲遣貧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疾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體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為類多如此環境之民倚之為保障晚得目疾年六十有九以洪武九年七月三十日卒于家即以是歲九月九日葬于其鄉上葉塢公諱綺字李可長身而美髯望之寢如也在群季中最為有器識始家向源被災即踰山而西度地八石溪據兩源之會泉甘土美建屋數十楹數十年間居積益致

其利皆公出獨見為之娶陳氏邑大家婦儀母道閑之有素秉家政綜理皆自己出均一無間公之酬酢世故無內顧之憂此其助也公歿三年夫人時年七十有八言笑自若無疾而卒實洪武十二年五月某日也其葬則以八月八日祔焉子三人曰晉曰謙曰曖晉曖早歿孫男八人曰良曰英曰馬曰斌曰敏曰詠曰昶曰恭女三人曾孫男四人曰曾曰瓚曰恕曰采女三人公之孫曰英者幼孤恒在公膝下能植立承祖父母意公歿英治家事惟謹尋以事逮後三年祖母遂歿後歸哭于墓下告于從父謙曰吾祖生不被祿位而流澤在鄉里在

子孫宜得銘辭以昭之失今不圖後將何待於是公
從子知濰州事履之狀來請翰固公之里人也而又與
履交最久方履在維州時不遠數千里遺履書曰吾世
以儒著藉守先人資產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踰
先人一迹今

國家署糧長而吾掛名焉懼豪長者好事一旦有連吾
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憂深思遠也及英以中都之役免
歸果符公之言而人益知吳氏善慶之所積於茲較然
矣乃銘曰

積善若登莫知其增視其後昆其徵則明惟李可父克
謹其承頎然長身玉立端凝剗鄉之敝晚人于兵利而
不有再睹升平居寵惟畏獨秉先幾比爾諸孫言如著
龜爾孫行矣三年而歸惟公之慶公則弗知我發其潛
爾孫之貽著于墓石昭哉孝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圖書集成

胡仲子集卷第十

門人同郡劉剛編

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次于直沽沂流而達于衡漳過陵
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為
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予涉衡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予道
既阻而且備臨廣川之故墟子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
以懷思予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予人各驚其
私智道術裂而民散予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
予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予繫孰為之表礪聖垂

法於春秋子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子義非后而不食徵夫人以為言子明灾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子情眷於陟側嘉堯舜而樂三代子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子國無人而曷重黜質直而見憚子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子邪正溷而弥冗駢不中夫犧牲子執鸞刀而薦犁登爨味以實瓚子漉黃流而注茲競利方以為負子攬渠筵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子引繩墨而止之下皇而靡所聘子上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子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子詎多欲而不惑庸俟時之見察子庶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子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眇子又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子槩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誼而明道子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子揆王佐亦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子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三黜子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子豈汗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誣子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違子獨柰何乎生民

憫貞游文

何斯世之昧子耿獨抱茲貞游日降命之自天子固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子恒心位而並育矧夫人

之伉儷子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子將偕老以
為期忽惡筭之在首子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子
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子願委質以驅馳冒
白刃以爭先子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憚于素子又安
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子醮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
之阽危子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戍夏子陳迎晏而捐
軀高叡之喪趙子秦瞑目而與俱卓怒行其威教子皇
甫係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子負凝骸以貽後諒風猷
之一致子曠年歲而不可蠲襲芳菲以紉蘭子又佩之
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子心炯焉其昭晰即所安而自

得子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東征詩有序

淵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摠制軍民輯寧金
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
而偏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
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
暨新城十里曰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
新集空壁豕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唯効
死斬擊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佑社
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

其中堅手擒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躡而殲之流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逐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日上功幕府公推兩指揮群帥之力居多

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召虎左右王室戡除寇戎詩人歌之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顧乃歸美天子之命稱誦四方之平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固敵舉群雄而脫其距角合海內而登于大一統之治昭哉徵乎其在茲矣不可喑無紀述迺叙而賦之以備凱奏焉詩曰
天造草昧萬生

真主暨厥良弼大啓土宇自滿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川樹屏為固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担：我公兩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

王所坐揔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蕃孰敢余侮蠢尔夷孽竊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繩建斗大裒厥兇深入我阻徧我新城搔我黎庶勢如累卵及其可怖邊吏驚告公起馳赴軍于龍潭柵其高阜轅門方樹士食未饑寇偵我勞謂可拾取蝟興蜂午鼎來縱橫深絕其澗高馮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勅我用大奮奮其忠貞師直為壯被則何名以少擊手衆在古可徵爰

令衆旅告厥神明願天俘佑尔衆欽承毋利虜獲不竭
股肱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鷹如
虎其徒烝々如雷如霆孰震弗崩束戈就殞投刃乞生
候泖紛紛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橫尸一成匪曰嗜殺亦
豈窮兵寇來授首唯惡是懲既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
不寧天開日明衿甲旄旆肅々其征椎牛饗食獻俘于廷
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賜明々我
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金微道啓
防風不朝塗山用人惠迪有慶後遂自殪公昔受鉞志
在敵愾繼今以往尚罔或怠不怠不亟公心抑々下民
是依庶士是式為邦柱石以殿
皇國皇國既平四夷既率公之孫子与
國罔極

招鶴辭

世言鳥之壽者必曰鶴稟氣於陰而游於陽遠可
千歲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余家二鶴其一
一縞而緇頰頰而頂不丹与古相經言不類雅善
舞其一丹頂青趾羽毛娟々然而潔方效舞而斃
余憫之將世所謂壽者非邪抑乘剛風駕飛仙下
上于玄間固不得而知也乃招之辭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之去予下土方槽不可巢予悵孰予之翱翔三桑無
枝予望蒼門而未陽西母折勝予恐鄧林之不芳鷓厲
吻而嘯號予鷓銜矢以為長仁鳥高逝予杳莫聞其歸
昌牛哀化而為虎予雖含靈而無良莽藜而陸迺予
括隱而機張疇復殫彼黠翁予驅百怪以伏藏鶴之
去予海是泊漉渙無垠予深入冥漠天吳九首予伋立
而可愕海童之公麼予又唏而相薄歸墟合夫尾閭予
三神峙而叅錯何飛廉之弗戒予舟欲進而忽却扶罔
象而駕蠅魚予將往來以乘騰觀蕩於天外予求坤
軸之所託懼鼇力之不任予玄黃買而揮霍鶴之去予

無遠遙大園於穆予上積清察澹至人之無為予與三
光以遊遨騁騏驥於天路予左玉女而右松喬齊騫騰
於風背予吹參差之洞蕭恍出有而入無予非世俗之
所服憑高雲以結思予極勞心之悽惻昔余覽夫幽經
予嘉金行之肖儀曰吐故而納新予歲千祀以為期朝
澡神於秋水予夕申警乎湛露曾日月之幾何予忽溷
淵而莫之主仙既不可睹予彼又得而馭之世不可以
容極予將羽化而去之萬類之芸芸予何有於定姿習
神奇而馮生予儵臭腐以馬歸鸞何飛而戾天子魚何
躍而在治鳳何覽而來下予龍何欲而能擾氣宴使之

然子孰觀其微妙夏虫之疑冰子取誦於知道上下為
宇子四表為樊太和訢合子含生孔蕃曷不古處子樂
全其天慶折足於車子子徒反袂而泗漣龜曳尾於泥
塗子懼觸暑而造鑽觀既往而知來子唯委順於陶甄
援雅琴以發彈子聊釋余之中情亂曰山海浩子蔽虧
城郭繚子委蛇人民是子今豈非芝三秀子可療飢盍
歸乎來子下令威

白鹿引

士之在公者不欲以簿書刀筆自穢恒曰吾吏隱也號
於人而人稱之亦曰彼誠吏隱也有一人焉以刀筆尚

論其能則必以為訾已矣求若古人隱於吏者則自京
師達乎郡邑槩未之見焉何其鮮也今年秋余以疾歸
畊田里有白鹿生者与余遇焉嘗聞鹿千百歲者始白
匡廬衡霍間古仙人乘之以遨遊于金庭不死之鄉安
肯屑意人世乎吾懼不足以承左顧生日子以錙銖富
貴苟朝夕之生夕之生於巖穴者即仙也邪安土而不
詭於人類者非其儔邪則子亦不知道矣余聞而異之
留與之處投袂而去它日問諸其友則曰此武城周生
也生客廣陵辟地東南雖阨甚不戚貴人聞者辟以自
佐即不拒趨事檐然未嘗職吏牘或以吏訾之即笑

視曰是乃筆者何負於人獨白鹿生非吏邪其為人如此雖其友亦莫盡知之古所謂依隱以玩世者其生也哉蓋學老子者乃賦白鹿之引歌以招之云
鹿之吻：予彼姝者子非仙之儔予尚何求予鹿之伎伎予彼姝者子世莫係累予是以從吾志予大車連駟吾不知所稅予

少梅賦

少梅者以其拙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予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予馳余

思乎瑤之圃若有人予獨立乎千古冰為塊予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搖予貞姱節而不可拔愧頽然而一見予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予駕蜚龍以超忽情愴恍以搖曳予氣漫汗而揮霍歟雲蒸而颺厲予紛又繼之雨電撫陽關與奮如予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樛予眷瑤華其何異靚嬈娟而凌波予浩綽約予崇阿向北風而含韻予承南服之冲和春渺：予何其望美人予天一涯折芳馨予延佇將以遺予所思大化不停予細入無垠高下散殊予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予今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予懼夫人之逐臭

也豫章不辨子樗中繩墨棄厥筭子矢蓬以為直憫
衆芳之蕪穢子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子豈云
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子結珮纓而弗睇吾將斂而
就實子和商鼎以進帝嗚呼勗子保茲令美世莫諒
其真子尚識其似

湘筠辭

湘之山子西迤湘之水子東驚何箇簌子孔多望不極
子湘之浦帝子去子雲中俾夫人子延佇曾莫樹子楸
蘭又莫搢子蘅杜載雨子載陰滔、子誰与渡將以遺
子琅玕抱幽貞子永固

于為于歌

于為于歌者唐魯山令元德秀之所作也開元中
車駕東幸德秀使董男歌于道上帝歎曰賢人之
言也而後世無聞焉庸取晉東哲補詩之義為之
歌曰

于為于道不容車豈不容車或無虞席臣執轡無疾徐
省方巡守周八區皇不出守民不蘇皇出征皇躬弗寧
守以時古有程童何知皇孔明扇魏、業競、如日之
升如月之恒不虧不傾四方觀厥成

風雷引

烈：子轟，為颺子為霆迅發子震驚薄太虛子下上
聲謂天儕子孔仁孰司柄子共歎靈民無愕子載寧威
既揚子沛澤零

長清操

河之水清子清且漣漪我泳其流子而原之不知我飲
而監子我何求思勗子勗子毋揚其波子毋渥其泥

思沂操

魯氏有居越者睠焉不忘魯之舊鄉余以聖賢之
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子決、曷不歸子以浣我裳我思子孔長沂之

水子漫、曷不歸子以沐我德我思子心惻沂可思子
亦可沂子鼓而舞子喟吾之與子

越水操

越水激、子不可以方舟旋桓有魚子不可以為鱗九
罟寸目子豈不密且周惟魴及鮪子竭澤是求有獺有
獺子復跋于洲

長山操

長山之下子翳、其木易于原田子亦有嘉穀孰馮子
陵穿余之屋不以我為虞子及縱尔毒匪兇匪虎子曾
莫我敢逐

瞻彼日矣美孝子愛日也孝子有母眉壽不能
已其喜懼之心焉故作是詩以美之

瞻彼日矣歲聿其征言念母矣故孝之寧人各有生匪
恤我私母也在堂燕處孔時載省載溫載奉甘旨載笑
載言載酌之醴以志為養則有多祿如何孝思惟日不
足瞻彼日矣迅逾飛翰明登于天忽薄于山言念母矣
雖百其年此日不愛後視則愆亦既愛之匪金圭璧一
寸之畧天宴我錫：茲難老永有壽考孰慰母心惟忠
是蹈在昔張仲厥德允臧薦斯不忘錫類于家邦
之子于征美監曹陳生也陳生歸省其母奉養

于京師故勛其行以慰其母心焉

之子于征有楚者衣翼彼北風翩其以歸豈忘在公爰
恤尔私惟

皇有命來慰母思之子于征言汎其鱸明發于越夕濟
西吳薄登于畿安車載驅惟

皇有命將母來居之子有母令儀有悃養則有祿

皇斯尔錫昌以報之願懷罔極竭尔臣節迺殫子職

新城頌：

新城頌：孰究安宅帝綏東人命我邦伯邦伯蒞止作
之司轄慎迺風夜奮其柝撥弓矢斯抗戈銳孔鑠寇來

授首開門可斫新城隍。疇敢余侮邦伯惟翰。遵養其
旅野無舉燧。田有栖稼。偃旗卧鼓不試亦武如。彼雷行
濡以甘雨。民斯樂音。帝靡東顧。自東徂西。自南徂北。芒
我邦域。我民綏矣。我公歸矣。令聞令望。執德不回。受祿
不貳。公則有之。民何貺之。薄言酬之。惟
天子是毗。下民是宜。

南箕長好風

南箕長好風。東畢復好雨。陰魄生自西。終夕成垂阻。悠
悠望彼蒼。脉脉不得語。起坐酌酒漿。北斗在庭戶。

冬日何可愛

冬日何可愛。夏日何可畏。矯首問羲和。羲和不停轡。寒
燠相代更。天運自有常。但惜愛日短。不及畏日長。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綠當戶端。居念友生淹。泊何處。所西
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音容。亦乃乏書素。懷德
必有隣。與言自中古。振衣起予。見此褐之父。

鬱孤生桐

鬱孤生桐。託根鄒嶧顛。皎白素絲出。自岱畎間。一
朝奉庭實。妙合良自然。桐以為君琴。絲以為君絃。中含
希世音。置君離別筵。征馬慘不嘶。僕夫跪當前。君行千

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渺、清商動山川和者昔已
寘聽者今亦難

人生苦偏側

人生苦偏側莫處壘觸間殺機起不測朝夕相構患尺
書下齊城丸土封秦閔用意何嶮崎舉世尚其賢湯泉
自長溫蕭丘自長寒天地有至性貧賤吾所安

維南有佳鞠

維南有佳鞠風露葳清妍離、綠玉樹繁、黃金錢色
含坤裳美質抱日精圓蘊靈自女儿滋布弥樊川既入
神后品還充仙子飡中歲登百歲上壽延千年千年与

百歲何異瞬息間獨有幽貞節可比金石堅託以奉君
子歲晏期弗諼

擬古

一夕復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見春花開忽睹秋葉飄人
非金石姿安得長不凋窮年事觚翰駕言遠游遨手提
具櫛劍拂拭鷓鴣膏含精變光采上薄青雲霄願君勿
弃置佩此長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長蛟斫蛟取猛
虎始貴非鉛刀

白馬誰家子翩翩新少年寶帶千金裘鞍垂兩橐鞬五
侯爭馳控七族莫比肩來往長揚間捷出飛鳥先朝從

羽林獵夜展秦樓
迺前楹列庭實
中庖具珍鮮
趙女舞雙袖
吳姬調七絃
張急調高起
酒盡意弥堅
恨無美人贈
中激壯士肝
睽各自愛
重來還復然

節復促雄鳴雌
自續借問此何音
有鳥人不畜
三文被身體
五采爛盈目
聲諧九成奏
靈出衆羽族
自從阿閣傾
再改岐山
卜千年不來儀
四野多暇曠
世德誠已徼
天路清且穆
願回東南風
吹度玉笙曲

長安萬里堠
日送遠行輕
車列千駟
驃騎懸雙旌
西出橫門道
意氣傾公卿
鉞戟夾左右
部曲聯若星
疾驅呼延塞
深入休屠城
旄頭無時落
邊風旦莫驚
單于方

力格中帳起
心兵剌功燕
然石受爵
天子廷既獲
世間顛復垂
身後名借問
毛錐子區何
所營

梧桐生朝陽
不附衆木林
上枝拂雲漢
下根固重陰
歲久材質古
斲為姚氏琴
朱絃緼橫理
加以玉與金
激軋何粲
清彈揚妙音
重華不可見
懷思意何深

千里不唾井
與君相別難
風塵雖異路
恒願同悲歡
在金莫為玦
在玉當為環
聯以翠織成
宛轉衣帶間
相望胡與越
寸心良自堅
日入已三商
憂來翻百端
遙託清夢不知寒
夜闌

日長自愛惜
夜長復悽惻
人生幾何時
少壯已非昔
昔涼

風動萬里起念南與北山川路杳々車馬去不息燕趙
高聲名荆揚壯材力仲尼七十說未遇身削跡為雲不
上天馬能雨八極

昔聞崑山禾結實大如黍一食能療飢再飧可輕舉大
和溢肌髮含真逐仙侶左盼東華君右招西王母蒼籙
手共開金冊笑相旅后皇降嘉種寧遣同宿莽杲々晨
出日祁々載陰雨照被非一朝長此千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真貌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長
安桃李樹家々自陽春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吳中
有雙劍一奉洛陽賓精靈颯然合萬里情相親

示順生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朝采六藝英夕玩忘其疲海
是衆水積聖迹途人為挾冊自有得焉用此臯夔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子弗見之一去五百春我
學如贅疣未成先誤身誤身々不淋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々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
哉風與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瑯琊伐柯徒伐柯
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道遠道方迢々客行何草々竭
從汴水來復鼓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東望赤城山遠在滄海頭
雨雪方霏行人不可留
衣裳好結束文采珊瑚鉤
早傳一札書為報東諸侯
書報東諸侯藿食懷遠憂
鄭虔所臨郡山多少田疇
居民蒼海水海盡民始瘳
丹丘有羽人歲晏長悠

游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
朝陪瑤池燕莫揚滄海塵
道逢安期生遨遊乘采雲
粲然啓玉齒遺我紫金文
天地此中畢世人不得聞
受之今年留待逍遙君
青鳥從西來飛去扶桑津
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寄陳子尚錄事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
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
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
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
寸心欲馬託相望隔山川
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
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
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至正壬辰之春余卧病始起
遭時多故奔走山谷間觸
物興懷忽復成什合而命
之曰襟興

蚤歲苦憂患况茲抱沈痾
展轉不能寐夙夜如枕戈
骨肉交相持朋友亦屢過
感時寒燠易無乃久愆和
石閭有三秀崑丘多玉禾
達人貴知命永言心匪它
病起不飲酒客來意何如
四座皆春風燕深相於富

有富貴交賤有貧賤趨古道吾所愛今人寧見過忘情
衡門下言笑色粲腴忽淹崧康駕何煩翟公書

水煩魚不大馭促馬已疲法令貴寬厚牛毛安所施秦
風蕩六合賦後懸高卑料民事隱數簿書日孜孜君卿
嘗見嗟諒者以為宜其執如張弓後來誰弛之詩人咏
豈第勞人千載思

緣山列城郭歲久亦已頽羽檄來何方工作殷如雷六
丁運巨石泉扉蕩然開不知誰家墳暴露骨与骸古碑
置城頭歎息三徘徊死者何所知但為生者哀

巴陵韓希孟泚質自天挺一為軍中虜視死猶一瞑自

云瑚璉器不肯作溺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顛魂
化精衛填海起成嶺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書帛字
不滅千歲光炯炯躑躅戎馬間丈夫可以警

野王有二老矯若雙鳳雖不栖惡木枝寧啄中田稔翺
翔千仞上覽德周八區志符啓帝子鏘其應瑤圖一鳴
洞齋續再舉凌天衢飄飄不可繫漠網亦已踈至哉高
尚風念此其誰歎恐非嚴光倫意乃董公徒

偶家長山下遂与世途遠泉聲挂屋角曉見池水滿日
出生清華風來送餘善大化無端倪寧謂心有眼床頭
遺古書歲月忽已晚玩之不能了聖哲有憂患

卧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宋祚移東南會稽國內地白日照城郭相君開甲第
蜿蛇卧龍岡高出列雉背審曲立萬楹增雄踰九陞
飛拱凌丹霞交䟽激清吹上極高明居下有幽深
隧栖甲或不虞為計亦已至以此忠社稷寧復憂
墮揚昧所所圖擾復多制崦嵫日西薄祝栗風南
厲魯港十萬師開鉅一聲潰木披本先蠹堤壞川如
沛詩人謹厲階人禍豈天意至今王夷甫百罰有
餘戾摩挲岡頭石零落重奎字山川一何悠蒼莽
鴻飛外舊時賀老湖酒船摠堪繫吾寧慕賢達聊
以抒長慨

呂梁碣

河水趨山東四曠無險塞呂梁扼其衝凜若萬強敵
水勢与石鬪終古怒未息舟行齟齬間衆挽不餘力
進始踰跬步退忽落千尺長年起相語茲土神所職
登祠奉嘉薦拜跪陳下臆船頭勇牽纜檣表高桂席
好風東南來送我天北極叱馭誠足欽岳堂詎遑恤
昔聞莊叟言有山在離石懸三十仞魚鼈皆辟易孰
墮天地性遂拯生民溺鴻飛九州野吾願觀禹跡

夜過梁山灤

日落梁山西遙望壽張邑洗河帶灤水百里無原隰
葭

叅差交舟楫窅窅入劃若厚土裂中含元氣濕浩蕩無
端倪飄風向帆集野濶天心昏過客如鳥急往時冠帶
地孰踵萑蒲習肆噬劇眺梁潛謀固坏蟄古云萃淵數
豈不增快悒蛙鳴夜未休農事春告及渺焉江上懷起
向月中立

益清堂為國子生張伯高賦

高堂思何浩宛若臨瑤池碧水皆種蓮垢氛安得緇玉
質皎自內朱華爛相輝不矜顏色麗豈憂零落滋馨香
無時發窈窕隨風吹堂中有美人佩服芳霏興言誰
與晤慨慕此良時寧無百年賞願結千載期流芳在人

世樹德諒如斯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荆楚綿百越襟帶極遐裔連山限車轍外薄海無際風
氣何紛厖羣蠢動相噬古雖郡縣置畫地出租稅負險
恒自固大牙植形執聚若蜂蟻來散如鳥鼠逝堯仁不
能覆往思一雉懸兵萬里外暴露蒙瘴癘亦有內齊
民誑誤混狂獗巢穴牢弗破根本先自殪天遺槃瓠種
出入民患害聖哲或不虞窮討諒非計皇靈冒下土共
共火俱厲日月所出入有生盡懷徠負賀崎嶇間芑蘖
久聯締遣吏得黃侯為國開信誓玉師不血刃緩頰下

椎髻列功奏天子，筮書遠頒賚賜。以大銀盃副之金帛，對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喙。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制。力弱校弄薄，非可羗我例。漢廷慎擇守，祝良復誰繼。戾今須盡白，戾心甚豈弟。分符浙水上，應念東人勤。蠻徭尚有知，東人敢忘患。作詩勸不隕，庶以示來世。

西村老人隱居

振轡起陳力，投簪遂辭祿。吾今見伊人，逍遙在郊牧。令節春載陽，芳辰日初旭。鳥鳴高樹顛，牛飲澗溪曲。翳桑柘陰藹，來年孰耰耨。返故畝，經過候新躅。高榻生風涼，練衣無暑溽。披帙欣自悟，臨觴復誰屬。情真不厭

客意豁已忘，俗列生談力。命老氏貴止足。

夜宿寶石精舍

出郭隨稚子，薄暮投山扉。葉落故園樹，危柯風更悲。勞生各已息，不知夜何其。上人池閣中，燈火深相依。盈樽豈無酒，多病久不持。啖我園中果，飽我以豆糜。出戶見明月，踏月褰裳衣。悠悠故意長，落落新知稀。冉冉歲云暮，百尔慎所歸。

京口紀行

大江風西采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衡運已翔易，曜靈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乾霜露少。慘

沙塵飛軌：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衆
鳥翔天末孤帆杳川流與岡勢合皆自回抱人生大塊
間孰能出其表勉為辛苦行益見顏色槁人言野多虜
前驅善相保顧非千金軀祇欲仗穹昊共子陳此情歸
來卧蓬島

南京遇蘇平仲編脩

南州苦寒月雨雪久不霽風沙滿長道四顧心飛揚君
子有行役束書歸故鄉故鄉浙水上遠在天一方父母
及兄弟昔別今五霜我昨來自東音問不得將為言起
居好良足慰子腸

帝王都濟：人物場噦：爭先鳴翮：迺高翔六館走
相送如失孤鳳凰惜茲歲華晚眷彼川路長卧聽吳門
鐘歸共越人航上堂拜家慶兄弟同樂康歡言酌春酒
拜舞迎春陽願言千丈暉長照百年觴

歸故山

西阜高見日今朝故山裏萬木風已微白雲忽孤起池
邊記昔行城郭無人至三秋相望深獨抱悠々意出郭
懷所親復上橋南路大田美多稼嘉澤何愆度人皆望
秋實淒其已風露杖策陂中行低徊亦奚故

命童

今晨雨新歇日出東南隅草樹有佳色當軒散紛敷歡
言命童僕治我園中蔬幸此琴冊暇且復一荷鋤雖有
龜勉勞良足其中厨但恐惡草長不治成荒蕪世事每
如此豈敢忘勤劬

青霞洞天偕章三益食事觀石槁枰

太末一為客候忽三四齡常恐玄髮變未諧滄海情今
晨屬休暇文彥皆合并方舟濟沙步飛蓋拍岩局青霞
天之表杰日午正停息陰無擇木抱渴無藏冰寧知大
火維有此真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深疑地肺
開洞見天光明玉樹交左右禽鳥無一聲涼風度如水
炎濁蕩然清昔聞偶奕者坐隱交心兵相持執方急旁
睨眈若醒柯爛胡不歸海枯固其恒壘觸迥翻覆大化
何由停不如飲美酒且置石間枰

張節婦

人生為夫婦結髮相因依恩愛在偕老零落中路岐夕
坐守空閨晨興替惡笄身為張氏婦瑩立將安歸願言
持寸心如石無改移上奉百歲姑下哺兩男兒：雖媵
所出孰匪大體遺烝嘗苟有託門戶亦足持瞻望恐弗
及劬勞庸敢辭鄉人敬婦德縣官尊母儀二子柏与仲
孝思長不衰相見髮種：猶說襁褓時故家海東頭波

濤誠渺瀰獨有雙栢舟可以濟艱危行者曾弗操令人
怨蛾眉

桐谷山房

客從山中來為言山中居種樹不作琴清陰常統廬脩
然窓几間中有竹素書上窺聖人奧下抉百氏殊寥
千古意問子今何如勿學臧与谷亡羊苦多途願念心
齋人不遠復尔初歸撫庭前柯應見雙鳳雛

贈鄭生舛車

游子不願遠停橈江上春異方有來客白髮乃吾親十
年阻南北一見融心神天道諒不怕嗟行路人

胡仲子集後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心涵乎德而言發
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苟得之言則
發之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
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噩、不可涯淡至孔
子時格言大訓壹皆本乎德之發則郁、然彬、然出
其門者雖稍分其科終不媿乎孔子者也秦漢以來能
言之士非不夥矣較於唐虞三代孔子之門則德有慙
焉逮及唐宋諸子間出得之既博發之尤醇使列聖之
道晦而復明如日中天其亦無媿於孔子之徒至今人

樂誦而悅聞之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窺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為憾幸汎掃潜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發確而弘者剛日諦玩之味于口沃于心而不敢釋諸手也

國朝初太史公出握文衡居禁林代

天子之言之發于德者有集傳于世矣先生繼亦被召與脩元史成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重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老

辭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唯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訂乎其有聲炳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盛冠裳而侯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匏燔牲玉而龍衮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恒不以為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為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于玉堂之署黼黻

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

正月九日卒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
咸相與歎歎太息剛也予敏安敢秘先生之言而靳其
德敬傲荀卿賈誼諸書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踰胡
仲子集通若干卷既請太史公序其端將與顧學先生
者同以為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
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洪
武辛酉冬十一月望日門人同郡錙剛謹序

家君亦仕時嘗與吾師論天下才德士儂指必以
長山先生為首懋溫私竊識之既而先生過予家
而獲親炙之其德毅然而溫其才充然而長始知
吾師與家君之言信哉予家方義聚五世先生獎
之勸之其言雅而正簡而明內外大小咸知佩服
先生之教吾師特手類先生集將欲圖諸不朽家
君遂與諸仲父謀為之刊梓迺告于大父大父忻
然從之起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畢工于明年
冬十一月也雜著文十卷古近體詩二卷附錄一
卷共九萬九千六百九十餘言凡印生日用至須

之具大父則命懋溫專給之家君既仕嶺南重受
方面之託還書于家俾克終先生集不幸先生於
今年春已易簣矣惜乎不克觀厥成也雖然先生
懷才抱德固不得位而見於事業而今獨傳於文
章四方學者爭先覩之為快先生倘知之寧不瞑
目於九原也昔洪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既望浦陽
義門王懋溫謹識